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中国法制家

——彭真的一个世纪

报告文学

中国法制家

——彭真的一个世纪

郝在今

中国法制家——彭真的一个世纪

郝在今*

第一章 农家学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彭真，本名傅懋恭，从小干农活，16岁才上小学。

傅懋恭是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也是山西省长阎锡山的对头。

农家学子娶了个聪明能干的大户女儿，两人是革命伴侣。24岁的小傅在河北石家庄出生入死，成为通缉要犯。

1. 高君宇回山西老家建党

往高处走，总是要累些的。

老旧的汽机车费力地爬行着，拉着长串的车厢，从华北

* 郝在今，1949年生，山西运城人，著有长篇报告文学《跨出国门》、《协商建国》等。本文原载《当代》2002年第4期。

平原爬上西部的黄土高原。“吭哧！”“吭哧！”就在乘客担心它失速的时候，机车停了。

延伸的铁轨突然中断，变为一段没有枕木的路基。顺之遥望，才能找到又有铁轨伸向远方。

乘务员吆喝：“下车！换车！”

旅客纷纷下车，初来的不免牢骚，走遍全中国，没见过坐火车进省界还要换车的！原来，全国铁路都是宽轨，惟有这山西是窄轨，外省的火车都开不进去。秦始皇都搞车同轨人同文了，此时已是西元 1922 年的中华民国，这山西却俨然国中之国。岂止火车开不进，阎锡山阎督军连国民党、共产党都不让进山西！

旅客中惟有一个穿长衫的学者一言不发，健步而行。从北平登车的高君宇，此行负有绝密使命。

高君宇在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是首批中共党员之一。中共创建初期只在几个城市建有小组，急需在全国各省建立基层组织。现任中共中央委员的高君宇是山西人，奉命回老家建党。

高君宇到了省会太原，就在母校一中落脚。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是山西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进步学生贺昌等人与高君宇向有联系。中共早期党员一般从进步学生中发展，山西蓬勃的学生运动，也给高君宇提供了许多发展对象。可是，此时的进步学生志趣也不相同。掌握各省实权的是军阀，影响最大的革命势力是国民党，不少学生并不看好共产党，师范的张友渔等人就倾向国民党。而同时，中共吸收新党员的条

件也很严格：凡属学生成分，入党的前提是搞工运和农运，这就难住了富家出身的学生。高君宇此行只在母校发展了贺昌等个别人。还有一个令人关注的对象则没能见到。这个傅懋恭出身农家，在小学就积极响应五四运动，是学校的宣传队长、学生会书记，带领学生斗过恶霸镇长。考入太原一中后，积极参加贺昌、李毓棠等进步学生组织的斗争，加入青年学会，担任学会组建的平民小学的校长，显出突出的组织才能。可是，高君宇此行却没能见到傅懋恭。这个在学校十分活跃的进步分子回农村收麦去了。

2. 傅懋恭带头和村长打架

山坡地上，麦子长得稀稀拉拉，一群汉子光着脊梁割麦子，其中一个遥遥领先。

后面人直腰喘气，朝前喊：“傅懋恭！”领头的汉子弯腰猛干毫不减速。后面这人跑上前去：“傅懋恭！你说这麦咱能吃上吗？”傅懋恭还是埋头割麦，只见他后背黝黑发亮，肌肉结实。

又一个青年跑上：“懋恭大哥！村长回来了！村长回来了！”

提起村长，收麦的农民全慌了。阎督军在山西狠抓政权建设，在吃官饭的官员中，村长职位最低，却离农民最近。村长手里还有一支小小的武装力量护卫团呢！

收麦农民都停下了，惟有那个傅懋恭仍然埋头前进。弟弟喘着气说：“村长说了，他老人家外出逃荒，村里的田地有别家种了，现而今他老人家回来收麦，谁都不准在他的地上踩一个脚印！”

农民们纷纷扔下镰刀，早说这麦子不该种，这下连种子都赔给人家了！有的竟然蹲下擦眼泪。

傅懋恭这才直起腰来，这个精瘦强悍的汉子，个子比同伴们都高上半头，鼻长唇厚，标准的北方农民面孔，但是，宽阔的额头，锐利的目光，又显得非同寻常。傅懋恭手里不停地绑着麦把子，平静地问：“你们说，这地是谁种的？”

人们说：“当然是我们了。我们下种，我们挑水。”

傅懋恭问：“村长呢？”

弟弟不满地说：“家乡一受灾，他全家就躲到侯马去了。”

傅懋恭庄重地问：“那你们说，这麦子是收正义，还是他村长收正义。”

人们坚决地说：“我们正义！”

傅懋恭问：“正义你们怕什么？”

弟弟胆怯地说：“村长是官，我们是民……”

傅懋恭生气了：“你们忘了咱们的八个字了？”

八个字？傅懋恭兄弟从小爱听父亲和程大叔讲故事，特别钦佩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英雄。兄弟们谈起长大干什么，傅懋恭总是八个字。傅懋恭这次又一字一顿地说：“铲除不平，匡扶正义！”

人们振奋了：“就是这！护卫团来了就打他狗日的！”大家又俯身收麦子。

“谁要打人了？”一声阴冷的问题，使众人浑身激灵——穿制服的村长来了！

傅懋恭镇静地挺身而对。埕上村是晋南侯马县的一个偏僻小村，走到省城上洋学的傅懋恭，就是全村最有出息的青

年，村长也要让上三分。

村长和蔼地说：“看在你个洋学生的面子上，你们已经背回家的麦子我就不要了，抵得过你们下的麦种了。”又突然严厉地说：“这地里的麦子谁也不许动，都是我的！”

收麦的农民都看傅懋恭。傅懋恭毫不相让地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村长，我们收自己种下的麦子，就不劳动你老人家了。”

村长大喊：“你傅懋恭敢闹事？护卫团！”

一群人应声而出，个个手里拿着长矛大刀，迅速包围了傅懋恭等人。

傅懋恭带领大家攥着镰刀，背靠背防御，傅懋恭小声说：“记住那八个字了吗？”

弟弟紧张地说：“记下了！”

众团丁正要动手，忽听一声喊：“懋恭！”只见几个妇女风风火火跑了来，领头的正是傅懋恭的奶奶！“懋恭接枪！”奶奶手中那杆红缨枪随声飞出，越过众团丁的脑袋直飞核心！

傅懋恭一把接住枪杆子，大喝一声！众团丁顿时挫步。傅懋恭拉开把式，走个圆场，枪尖指处，众团丁纷纷退后，留下一块厮杀场地。

傅懋恭挑战式地抖动枪尖，没有一个团丁敢于上前。“来呀！”傅懋恭舞动长矛，抖了一个花枪，那枪杆“咔嚓”断了！

全场大惊！傅懋恭两手各拿半截枪，虎视眈眈地望着四周。正在这时，大群汉子拿着棍棒跑来了！为首的中年男人正是傅懋恭的父亲傅维山。

“村长！听说外面有人来抢咱垵上村的麦子，我们来救驾

了！”傅维山嘴里和气，手下却指挥众人把团丁包围起来。

傅维山这家，就连村长都不敢小看。1888年山东大灾，桓台县玉皇阁村的农民傅象义携妻张氏、子维山与女儿随灾民逃荒到山西运城，在盐池做工。后来，又到曲沃侯马的埕上村务农。这埕上村的农民大多是从山东逃荒来的农民，惟有张氏颇有一番拳脚功夫，而且爱打抱不平，令人猜疑，这户人家是不是在老家闹过义和团。黄土里面刨吃食的傅维山还自学得一点儿文字，连村里的账目也要靠他点算。由此，埕上村的贫苦人家，有事总是爱找这家人拿主意。

村长见势不妙，就说：“傅维山，快管管你儿，你家讲理不讲？”

傅维山笑道：“老傅家就怕讲理的，不怕动手的。”

望着人数更多的对手，村长带着团丁撤退了。

留下的众人欣慰地互望，傅懋恭高兴地喊：“收麦呀！”大家一起动手，兴高采烈地收麦。

刚才镇静的傅维山，此时却忧虑地说：“人家是村长啊！”

傅懋恭的奶奶果断地说：“村长上面还有县长省长，总有讲理的地方。”

到处是窑洞、土屋，小小的埕上村，只有这村公所是座砖房。

砖房里面黑压压挤满衣衫褴褛的农民，主位点着一支大蜡烛。村长在蜡烛旁说话：“这里是咱埕上村讲理的地方。今天，我且不言我是族长，民国了嘛，依法断案。可我还是村长！咱埕上村吃皇粮的官员就我一个！依照我们山西的章程，

这村里的纷争就是我村长断案！”

全场肃静。傅懋恭挺身而出：“村长也得主持公道！”

村长斥责道：“轮不到你个娃娃和村长说话！你家户主呢？”

傅维山站起来：“我家换懋恭当户主……”

村长严厉：“户主也不行！按照我们山西的章程，人上有户，户上有邻，邻上有闾，闾长才有资格和我村长说话，你傅维山家还低三等！”

傅懋恭镇静地说：“按照章程，村长也可以改选！”

全场活跃起来：“改选？我们人多，我们选傅懋恭当村长！”

村长控制不住局面，有些慌了。

傅懋恭面对全场：“乡亲们，现在是民国了，民国大总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倡民主，山西的阎督军也讲究村民自治！”

全场兴奋：“改选！改选！”

有人给村长送上一本小册子，村长顿时兴奋：“慢着慢着！”全场静下来，村长得意地翻书。“你们不是要改选村长吗？听听这选举的章程！”村长大声读道，“凡村长人选，须有不动产一千元以上。你傅懋恭有资格当选村长吗？”

全场鸦雀无声。全村只有村长一家富户够资格，这章程等于不让选举！

村长理直气壮地宣布：“本村长决定，这收麦的事情……”

傅懋恭的奶奶站起来：“村长你要是胡乱断案，我们要上省告你！”

村长鄙夷地说：“上告？张狂得你！告诉你们，省长下面是村政处，处长下面是区长，区长下面是县长，县长下面还有段长，段长才到我这个村长。你傅家离省长还差九重天！”

村民们面面相觑。官官相护，这当官的定的章程，当然也向着当官的。你个农民就是到省里见到阎督军，他能不信村长信村民？

人们求助地望着傅懋恭。都说铲除不平，这村长不平，这法律不平，这制定法律的政府更不平。这么多不平，老百姓铲除得动？

能干的傅懋恭，此时也无计可施……

天刚见亮，太阳还没露头，傅家的窑洞门就轻轻开启了。

土气的窑洞钻出穿着学生装的傅懋恭，这情景显得有些怪气。洋学生傅懋恭又挑起一担菜，就显得更加怪气。

傅家贫穷，傅懋恭自小干农活、打酸枣、纺毯子线，11岁就随父亲挑菜到侯马镇去卖。后来，父亲和同乡请来本家侄子傅英海到村里教私塾，14岁的傅懋恭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傅懋恭是家中长子，全家决心节衣缩食保他一人有出息。这样，傅懋恭又离家到曲沃县上洋学堂第二高等小学。为了给家中省钱，天长季节吃两顿，天短季节吃一顿，每次离家，都要顺便挑上两筐菜到城里卖。16岁的大个子，在一年级教室里像骆驼站到羊群里，傅懋恭常受同学讥笑。可是，贫穷人家的儿子，读书格外用功，不久，傅懋恭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作文常作范文“贴堂”，还成了校篮球队长。小学毕业，傅懋恭又以出色成绩考取山西最好的中学省立第一中学，

顿时成为家乡名人。尽管成了省城的洋学生，傅懋恭每次离家还是挑上一担菜卖，还是农家儿子。

今天傅懋恭偷偷出行，是因为父亲要把他留在村里结婚生娃，不准他去省城上学了！尽管傅懋恭脚步轻轻，却还是惊动了全家。全家都追出来，父亲劝他在村里办个小学，当个先生，也免得家里被村长欺负。奶奶支持孙子出去，人不出门身不贵嘛。

父亲急了：“懋恭 16 岁才上小学，20 岁才上中学，读书能有啥大出息？”

一比一，全家都望向傅懋恭的母亲。这个平日默默辛劳的女人，此时突然有了发言权。

母亲平和地说：“俺儿上学是比别人晚，可俺儿身体好，活得比他们长，做大事的日子长着呢！”

有了母亲的判断，农民的儿子傅懋恭得以继续离家上学。”这个农家学子，也确实身体好，活得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做了许许多多大事……

3. 没有一天好好上学的学子

纵贯山西的是汾河，汾河平原的中部是太原城，太原城北平地起山，山脚冒出滚滚清泉旱涝不断，就在这山脚清泉旁，古来就有一座雄伟的晋祠，这晋祠当然就是山西历史的见证。

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喜好在晋祠盘桓。在这里处理全省大事，阎锡山越发感到自己是山西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山西起义，28 岁的阎锡山跃居山西大都督，而后十

几年，中华大地风云变幻，可无论袁世凯称帝还是孙中山执政，独掌山西军政大权的始终是阎锡山。千年晋祠，万年泉水，可曾见过这等人物？山西乃中华民族发源之地，尧帝舜帝禹帝都在山西建都，焉知如今的山西不能出现更为伟大的人物？

可是近来，太原的学生娃娃越来越活跃，他们会不会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从外省引进来？别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阎锡山却不敢小视秀才，古时造反靠流民，新时代革命是文人！那孙中山不是文人？那李大钊不是文人？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绝不容他人染指！阎锡山已经布置下面，严密监视外来秀才。

副官张荫梧匆匆跑来，这个河北籍军官颇受山西督军器重，负责监控两省人员来往。张荫梧报告：“近年有个叫高君宇的山西教师，经常在北平、太原之间活动。”

阎锡山立即重视。听说共产党就像这泉眼，从地底下往外冒！如果是山西人起事，就更加难防。阎锡山布置：“先把这个高君宇监视起来！”

张荫梧汇报：“高君宇已经离开山西。”

阎锡山警觉地追问：“高君宇在山西有同党吗？把学生都给我看起来！”

高君宇的同党傅懋恭此时却在阳泉，党组织派他到华鑫纱厂开展工人运动。傅懋恭穿着对襟布衫像个工人，正在通向纱厂的路上快步行走，身后，一个姑娘紧紧跟随。这姑娘尽管衣着朴素，但面目俊秀引人注目。傅懋恭加快步伐，还

是用不掉她，索性停步，严肃地说：“侯秀梅！你怎么总跟着我！”

侯秀梅瞪大眼睛：“组织上派我协助你！”

傅懋恭烦躁：“你一个女生，有什么用？”

侯秀梅生气：“共产党提倡男女平等！”

傅懋恭无言以对，扭头就走，侯秀梅仍然跟随。

这侯秀梅是山西榆次大户人家的女儿，叔叔曾在国家教育部任职，又回山西办学，支持侯秀梅就读太原女子师范。侯秀梅聪明俊秀，爱好文学，也是太原学运的活跃人物。

两人走到纱厂门口，被门卫拦住。傅懋恭忙说：“俺是来考工的。”

门卫简单地说：“不要！”

傅懋恭巴结地说：“俺是农民，有的是力气！”

门卫烦了：“没看见这是纺纱厂，只招女工！”傅懋恭没辙了。

侯秀梅神气地一把拉开傅懋恭，抢着说：“我是女的！”

门卫看看她的打扮，摇头：“对不起，我们厂不招女先生。”

侯秀梅也没辙了。傅懋恭幸灾乐祸地看着侯秀梅，见侯秀梅生气，赶紧哄道：“走吧，我们另想办法。”

侯秀梅追问：“你说的是我们，不是我？”

傅懋恭自信地说：“是我有办法，带我们进厂！”

侯秀梅乐了。

傅懋恭果然有办法。没过多久，一个挎着工具包的工人老师傅，就带着一个土头土脑的纺纱女工，走进纱厂大门了

.....

农民出身的傅懋恭，又经过工人运动的锻炼，1923年5月由高君宇、李毓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傅懋恭在太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参与组建反对曹琨贿选集会和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主办工人夜校和青年图书室。中共在山西组建第一个党组织太原支部，傅懋恭就是负责人之一，先后担任委员、书记。还当选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傅懋恭领导成立大原国民会议促成会，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当选太原学生联合会总务，23岁的傅懋恭，可以说一天学都没好好上，却成为山西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

可是，一个难题摆在这个能干的青年面前。山西青年思想非常活跃，有的倾向三民主义，有的欣赏社会主义，临汾一批人更崇拜无政府主义。中共太原支部曾经派人争取他们，但是那些青年能言善辩，谁也说服不了。这个任务最后交给了傅懋恭。

临汾新声书店里烟雾腾腾，花生瓜子等吃食到处乱扔，一些同学正在高谈阔论，傅懋恭进屋了。

有人挑衅地说：“傅懋恭，你要是能辩倒我们，我们就跟你走！你要是败了，就服我们！”

傅懋恭不言，“噔”地把手中的箱子墩在桌上，大家吃了一惊。

傅懋恭和气地说：“诸位都是满腹才学，我傅懋恭哪里说服得了你们。可我这个箱子里面的东西，你们应该信服。”

有个学生提了一下箱子，没提动，笑道：“傅懋恭提了一箱金子来收买我们！”

傅懋恭也笑了：“我又不是财东。我是提了一箱炸药来

……”

“炸药？”众人都不敢碰箱子了。

傅懋恭微笑着打开箱子，众人看去——居然是一箱子书！

傅懋恭一一分发：“这里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有列宁的书，也有无政府主义的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书，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书，请你们比较哪种社会主义好。我们现在要给山西的青年选一条道路，选错了要负责任的。”

众人看看傅懋恭，纷纷接过书，认真阅读起来……

贯穿太原城的汾河，有着绿树掩映的河滩，这里是青年人聚会的场所。这天，山西青年崇敬的高君宇又从北平来了，会场气氛格外兴奋。

高君宇意气风发地说：“现在全国革命形势很好。我们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合作，两党都要在山西发展。我们要像这条汾河一样，纵贯三晋大地！中国需要坚定的革命分子，山西需要坚定的革命分子，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理论化。太原支部的傅懋恭同志很有办法。他提了一箱子书去临汾，就使那里的青年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在山西建立国民党省党部的工作，就由傅懋恭同志负责。”

听讲的侯秀梅，不禁钦佩地看了看傅懋恭。太原学生中富家子弟比比皆是，这个农家子弟却非同凡响，思路敏捷，言辞犀利，侯秀梅最喜欢看他在群众大会上演讲时那高大挺拔的身姿……侯秀梅发现，高君宇身边有一个文雅俊美的女子，就悄悄问贺昌：“她是谁？”

贺昌小声说：“石评梅。”

侯秀梅吃惊：“她就是北平的女诗人石评梅？她和高先生是……”

贺昌笑道：“同志加爱人。”

侯秀梅羡慕地望着高君宇和石评梅，突然心有所动，偷看了傅懋恭一眼。恰巧，傅懋恭也在看侯秀梅！两人都不好意思地转开眼睛。

突然，有人跑来报告：“高先生！阎锡山在城里抓你呢！”

石评梅立即紧紧抓住高君宇，高君宇镇静地说：“他不是还没有抓到我吗？”

贺昌果断地说：“高先生，你必须立即回北平。”

侯秀梅担心地说：“火车站肯定有守卫，高先生怎么进城上车呢？”

众人面面相觑。

傅懋恭冷静地说：“高先生，你在这里等我，我有办法。”傅懋恭匆匆跑了。

侯秀梅搀着石评梅，两个女人殷切地看着傅懋恭远去，傅懋恭飞快地奔跑，灵巧地跨越土坎……

晚间，路灯稀少的太原街道相当昏暗。一辆人力车在快速奔行。拉车的半敞胸脯，步伐轻松，车上人长袍礼帽，病体虚弱。

一个大上坡，拉车人步伐放慢。坐车人轻声说：“傅懋恭，我下来走吧，你跑得太累。”

傅懋恭使劲拉车不停步：“高先生，我在太原拉车三年了，挣学费呢！”

坡顶，正有两个警察盯着来往行人。前面一辆人力车，车夫竭尽全力刚上坡顶，被警察一拦，竟然绊倒了。警察立即上前搜查。傅懋恭乘机加快脚步，绕过警察跑了。

人力车跑近车站，车站入口正有军警盘查。人力车绕过正门，走向铁路员工出入的旁门。看门人见人力车来到，问都不问一挥手，人力车就进去了。

傅懋恭把高君宇送上机车。告别时，高君宇说：“傅懋恭，看来你们在铁路上的基础不错，还要搞大，打击阎锡山的政权。”

傅懋恭说：“我们支部一直在计划这个事情，只是，还没有找到动员广大群众的机会……”

4. 当面向阎锡山叫板

好机会很快到来了。

1926年春，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进的北伐节节胜利，冯玉祥的国民军三面逼近山西。军情危急的阎锡山乘机发省难财，借口护卫家园，向全省征收房税。全省的民房均估算房价，值百抽九。就连乡村的房屋，包括窑洞、马棚、厕所，都要折价征收税款。凡抗税不交者，以通敌论处。按照阎锡山的如意算盘，仅增收房税一项，山西省的财政收入，就可以从七百万元增加到两千万元。

这项税收，得罪了全省居民，甚至包括房子较多的富裕人家。民心可动，中共太原地委乘机发动全省性的反对征收房屋估价税的斗争。

太原最阔气的建筑是督军公署。督军公署这天却被大群

学生包围了。学生们使劲往公署里面冲，士兵们拼力阻拦。学生们就扔石头砸窗户，众多市民还在旁鼓噪起哄，士兵们渐渐招架不住了。

督军公署内，傅懋恭和十几个学生代表，气昂昂走进阎锡山办公室。

戎装冠带的阎锡山威严地端坐，身后一排持枪警卫。学生们进去，不免有些发虚。

阎锡山居高临下地说：“你们就是学生代表吗？”

学生代表勇敢地说：“我们是太原各校的学生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遭遇连年旱灾，再征收高额税款，实在负担不起，恳请省长取消房税！”

阎锡山起立，故作诚恳地说：“全省大旱，我这个省长比你们更清楚。可是，你们知道吗，外省军队已经逼到咱们山西门口了！你们说，是喂肚子重要还是保命重要？”阎锡山咄咄逼人地说：“鄙人是一省之长，省长的首要任务是保境安民，保境安民就要有军力，增强军力就要花钱，钱从哪里来？不收税行吗？”阎锡山环视众学生。“不收税行吗？不收税行吗？”

傅懋恭挺身而出：“照省长说法，山西百姓是非交房税不可了？”

阎锡山坚决地说：“交！”

傅懋恭痛切地说：“同学们，照省长的说法，我们不交房税山西守不住。大家将来都活不成。”

阎锡山忙说：“对对！”

傅懋恭又痛切地说：“可是我们交房税现在就活不成，老百姓要饿死！”阎锡山无言以对，傅懋恭鼓动道：“反正也是

死，今天我们就死在这里！”同学们纷纷响应。

督军公署外，学生及市民越来越多。侯秀梅领头喊：“我们的代表被扣押了，冲啊！”学生们猛烈冲击大门。

督军公署内，阎锡山正在训斥学生，张荫梧进来附耳报告，阎锡山一惊，色厉内荏地说：“本省长警告你们，你们围攻省政府是违法的！本省长有权加以制裁！”

傅懋恭严厉地说：“本代表警告你，你擅自征收房税是违法的！本代表有权反对你！”

阎锡山大吼：“我是省长！”

傅懋恭大吼：“我是国民！”

阎锡山声嘶力竭：“山西是我的！”

傅懋恭突然冷静下来，平和而雄辩地说：“山西是你的？袁世凯说过类似的话，他以为中国是他一个人的。可是，他倒台了，中国还在。本代表提醒贵省长，我们中国现在不是帝国而是民国！本代表请问贵省长，你征收房税，经过省议会批准吗？”阎锡山无言以对，傅懋恭又问：“一个省开征新税种，你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吗？”阎锡山更是无言以对。

这时，外面学生的喊声震天动地，侯秀梅带人冲了进来，屋里挤满了学生，警卫都动不了了！

阎锡山见势不妙，赶紧说：“阎某在山西的一切举措，向来以国民意志为依归，既然大家反对征收房税，本省长取消就是，取消就是。”

学生们顿时安静下来。阎锡山友好地说：“是不是请大家……”示意学生退出。

有些学生开始出门了，傅懋恭却觉得不对，立足不动。

侯秀梅机敏地说：“口说无凭，你写个文书！”

同学们纷纷醒悟，都喊：“签字画押！签字画押！”

阎锡山无奈，摊开纸，费力地书写……

太原一中的礼堂气氛欢快，一群学生正在排戏。

傅懋恭匆匆经过。学生导演喊：“傅懋恭！你站住！”

傅懋恭诧异地站住。导演又拉过侯秀梅，叫两人并肩而立。大家旁观，纷纷说：“合适，合适。”

傅懋恭脸红了：“我还有事呢。”就要走。

导演紧紧抓住：“我的事更重要，我选定你担任男主角！”

傅懋恭吃惊：“什么男主角？我不会演戏！”

导演咄咄逼人：“你总会革命吧？我们正在排练反映二七大罢工的话剧《二七血》，怎么革命就怎么演戏！”

傅懋恭忙说：“侯秀梅漂亮，让她演吧。”

导演说：“侯秀梅是当然的女主角，可我们还缺男主角，二七烈士林祥谦！”

侯秀梅笑道：“我演你的妻子。”

傅懋恭慌忙推上导演：“你还是给他当妻子吧。”

导演站到侯秀梅身边：“我个子太矮，配不上她。”

傅懋恭见侯秀梅殷切地看着自己，手足无措地说：“我怕说错台词……”

侯秀梅大方地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反正林祥谦是革命者，你傅懋恭也是革命者！”

傅懋恭只得留下当了男主角……

督军公署被学生砸坏的窗户还没修好，就召开文武官员紧急会议。

阎锡山满面怒容：“那个傅懋恭到底是干什么的？”

秘书崔廷献汇报：“他可是山西的人物，他本是共产党太原支部书记，又组建国民党太原省党部，发展了五百多人，还有学生联合会、工人联合会……”

阎锡山打断：“够了！太原印刷厂罢工是他搞的吧？鞋匠罢工也是他搞的吧？就连人力车夫也跟他罢工！他能比我这个省长本事还大？这样的捣乱分子你们还不给我抓起来！”

崔廷献汇报：“傅懋恭还是山西国民会议促进会的秘书长，在各界都有些影响。”

国民会议？这可是孙中山亲自倡导的中国民主建设……阎锡山也费踌躇。

5. 第一次离开山西老家

乘胜前进，傅懋恭在山西越来越多地公开活动。高君宇、石评梅在北平先后病逝，傅懋恭在山西文庙为这对革命情侣举办追悼会。上海五卅惨案后，傅懋恭在山西发动组织“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会”任副主席，又指导成立太原总工会、正太铁路太原工人雪耻会。正太铁路起自河北正定，通向山西太原，是位于太行山以西的山西省通向华北大平原的交通大动脉。山西政权的头面人物阎锡山，绝不允许山西革命的头面人物动摇自己的统治，决定抓捕傅懋恭。

于是，在山西过于暴露的傅懋恭，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平生第一次走出山西，秘密抵达河北省石家庄。在河北，傅懋

恭改名傅茂公，人称“小傅”。

二七大罢工以后，共产党组织的铁路工会普遍受到破坏。小傅的任务，是恢复正太铁路工会。可是，这时的正太铁路，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已被镇压，剩下的是资方操纵的黄色工会，能够与之抗衡的，只有一个帮会“大龙会”。人生地不熟的傅茂公到铁路工人中活动，工人们却不肯搭理这个外来户。能够给傅茂公带来安慰的只有革命伴侣侯秀梅。傅茂公与侯秀梅在革命活动中已经产生感情，这次，两人又由党组织委派，以夫妻身份到石家庄活动。两人的家世本来差距很大，但是，侯秀梅追求阶级革命要背叛家庭，傅茂公心高志远要铲除不平，一对假夫妻就变成了真夫妻。

常到工人中间转悠的傅茂公发现，一些工人为了养家糊口，常到铁路上偷煤，这些“盗贼”的团体性相当强。这个夜晚没有月光，一伙工人又悄悄行动了，傅茂公也悄悄跟了上去。工人们忙着倒煤，外围的傅茂公却始终注意周围动向，发现远处有灯光晃动而来，就赶紧过去通报。慌张的工人扛起装煤的麻袋乱跑，早已看好退路的傅茂公又引导他们转移。共同的偷煤经历，使铁路工人开始相信这个小傅，小傅也由此与原工会负责人高克谦接上了组织关系。

党领导的工会要恢复活动，必须得到工人群众的拥护。可是，在资本家的支持下，黄色工会靠运大米卖给工人来笼络人心。大龙会凭借帮会势力，也控制了不少工人。傅茂公决定，对于两个对手，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铁路附近，有一处残破的古庙。高克谦与傅茂公来到庙

前。高克谦惭愧地对傅茂公说：“过去上级不准我们和封建帮会联络，我帮不了你。”

傅茂公说：“封建帮会也可以造统治阶级的反。我们联合大龙会，打击黄色工会，就能恢复我们的工会。”

高克谦说：“你放心进去，他们要敢动手，我立马叫几十个弟兄来！”

傅茂公一人大步走进古庙，一进庙门，两旁就有人突然举刀，兵器相交，铿锵作响，傅茂公一笑，从中钻过。

关帝像下，一个黑大汉大大咧咧坐着，见傅茂公进来，轻蔑地说：“你就是那个要见我的小傅？”

傅茂公挺立：“大号傅茂公，茂盛的茂，公道的公！”

黑大汉笑道：“又茂盛，又公道，那你们共产党的势力多半很大了？”

旁边笑道：“他的势力要是大，就不来求我们了！”

傅茂公环视众人：“你们有多大势力？”

众人说：“我们大哥一跺脚，正太铁路停一半。”

傅茂公问：“正太铁路之外呢？”

黑大汉说：“全中国不分哪儿的铁路，我传个话过去，也能叫它火车误点！”

傅茂公又问：“中国以外呢？”

黑大汉愣了。

傅茂公说：“我们共产党一声号令，正太铁路罢工、平汉铁路罢工，这都是你们见过的事情。就是出了国——全世界都有共产党！”

黑大汉吃惊：“出国？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你们用什么切

口联络？”

傅茂公思忖片刻，说道：“一支歌！”

全场吃惊：“歌？”

傅茂公哼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全场肃然起敬！

黑大汉宣布：“小傅，不！傅茂公，今后就跟我平起平坐。我们大龙会全体弟兄，都听傅茂公的！”

众人一起拱手施礼：“傅大哥！”

傅茂公忙四面还礼。正太铁路工会的秘书，又成了大龙会的大哥，傅茂公开展工作就方便多了。傅茂公和大龙会的弟兄很快就查出黄色工会的重要问题。原来，黄色工会从山西用低价购买劣质大米，用火车运到石家庄，高价卖给缺粮的工人，说是办好事，其实是坑工人的钱！抓住这个要害，傅茂公和高克谦又发动工人请愿斗争。

在石家庄这个铁路枢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又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法国资本家勾结警察局，到傅茂公家突击抓捕，恰逢傅茂公夫妇外出，抓走了高克谦。白色恐怖笼罩石家庄，工会负责人高克谦被秘密杀害，傅茂公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不久，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晋军赶出石家庄，傅茂公立即组织抓捕出卖高克谦的六个工贼，还在石家庄召开一万二千人大会，公开追悼革命烈士高克谦。傅茂公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率领大队在全城游行示威。石家庄人人皆知：傅茂公不怕死，是条硬汉子！

不久，国民军败退，阎锡山的晋军重返石家庄。晋军知道，这个威震石家庄的傅茂公，就是当年搅乱太原的傅懋恭，

立马在全市通缉。

傅茂公多次转移，仍无法落脚，不得不离开石家庄了。中共北方区委调傅茂公到天津工作。

天津，中国北方的最大商埠。24岁的青年傅茂公将走向更大的城市，更大的城市中有更为复杂的斗争，更为复杂的斗争将带来更为艰险的生活……

第二章 监狱大学

学生出身的傅茂公（彭真）变成了“武术教头”，还有了一帮工农“哥儿们”。

国民党的监狱居然成为革命者的大学，六年半煎熬，系统学习了理论，开始钻研法律。

到北平不久，北方局组织部长老魏（彭真）就纠正了当地党组织的关门主义错误，在整个华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傅茂公，去延安“选领袖”。

1. 难以统一的党内纷争

首次进入天津这个大地方，傅茂公一时有些惶惑，眼前变幻着高大的欧式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车辆行人，准备过路却被车辆打断，再次尝试又被打断，只得无奈地停步，这又阻挡了路人，引起诧异的目光——这是秘密工作者应该避免的啊。

傅茂公鼓足勇气再次过路，却再次不得不给一辆汽车让

路，车中人还探头骂了一句！傅茂公怒了，双目直视，勇往直前地过路了。耳边响起别人的吆喝，他却依然目不斜视，笔直前进。于是，所有的车辆都不得不为这个倔强的青年让路。过了马路，傅茂公长出一口气，开始寻找号码。路边站着—一个安南警察！这里是法国租界，连警察都是法国殖民地的安南（越南）人。大都市果然复杂！

傅茂公被仆人引进花园，引上二楼，心中更加忐忑不安。突然，屋内出来的人二话不说紧紧拥抱傅茂公——这是同学兼同志贺昌！傅茂公正在兴奋，又被拉进屋里引见。

一进屋就看见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物——穿长衫，戴眼镜，端正的面庞，八字胡须——李大钊先生！作为中共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央委员李大钊还兼任北方区委书记。第一次见到党的中央领导人，傅茂公心情十分激动。其实，傅茂公入党就是李大钊批准的。李大钊也很器重这个年轻党员，虽然才有24岁，但已经做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李大钊决定，把傅茂公留在天津地委担任区委书记、组织部长。

1927年初的中国，革命斗争高潮迭起，共产党中央也采取了一些相当盲目的行动，经常在大城市搞飞行集会，撒传单，往往暴露了党的秘密组织。1月27日这天，天津地委在法租界举行“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大会”，傅茂公和天津各行业中隐藏的地下党员愉快地会见。没想到，法国巡捕得到消息，一举逮捕了三十多个到会党员。没有出席会议的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连夜报告李大钊，李大钊马上找到与法国人关系密切的李石曾疏通，才使被捕者以“驱逐出境”名义释放。

全天津的地下党组织险些一举覆没！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使首次被捕的傅茂公深深思考。撒传单、飞行集会，这些招摇过市的行动，对革命工作有多少实际作用？纪念列宁、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高调的宣传口号怎能感染普通群众？傅茂公决心投入基层工农运动的组织工作之中，做些扎扎实实的事情。

天津郊区有个西楼村，附近裕元纱厂的工人多数住在村里。西楼村的小街上，一间铺面房整修一新，挂上了大匾：国术馆。院落中，一群汉子正在练马步。武术教练纠正着：“马步要压下去！你以为你站得高就能打人了？见过猫抓老鼠吗？姿势越低，进攻越猛！”学武者不知，他们敬佩的武术教练，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傅茂公！

傅茂公以练武的方式，在西楼村和纱厂汇聚了一大帮工农哥儿们，其中左振玉、司呈祥、郭宗鉴等还是共产党员。傅茂公以朴实的语言动员弟兄们，单拳难敌四手，古往今来的武林高手难能成事，就是因为分帮分派，不能团结对敌。这附近小刘庄、小滑庄、东楼、西楼、贺家口五个村，大地主“李善人”的地都是我们种的，大纱厂的工人都是村里人，我们要村村联合，工农携手，让“李善人”退佃，让纱厂涨工资。

傅茂公领导的五村支部联络农民兄弟一起跟地主斗，裕元纱厂也同时开始罢工。由于策划周到，发动广泛，厂方与地主都无力对抗，只得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这时，傅茂公又指挥大家适时收兵。过去在石家庄组织罢工曾经失败的傅

茂公，已经增长了斗争经验。

风云突变，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事变，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在北京遇害。中共中央指示成立顺直省委，统一领导北方各地党的工作。不久，天津党组织又遭到破坏，市委书记李季达被捕，傅茂公代理市委书记。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全国反击国民党，开始武装起义。顺直省委也制定了北方暴动计划，傅茂公被任命为省委代表，去唐山组织武装暴动。

开滦煤矿深深的井下，黑暗的巷道内，一盏矿灯下，傅茂公召集秘密会议布置任务：“煤矿的同志爆炸矿井，铁路的同志拆毁铁路，大家同时动手，武装暴动一定能成功！”

与会的当地工人党员却没有表态。

随同傅茂公来的，还有中央派来的黄埔军校学员李运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运昌问大家：“你们能掌握多少武装？”众人摇头，李运昌只得说：“那就彻底破路，阻止敌人调兵增援。”

一个中年工人说：“铁路上一向有抢修力量，破路后一两个小时就能修好。”

傅茂公坚决地说：“那我们就和敌人拼！”

中年工人追问：“拼不过怎么办？”

傅茂公说：“上山！”

中年工人问：“山上有粮食吗？”

傅茂公只得说：“不知道。”

中年工人问：“家属怎么办？老的小的也上山？”

李运昌说：“干革命哪能怕前怕后！”

中年工人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我们党员就豁出去了。可工人群众怎么办？”

傅茂公看看李运昌，两人都无法回答。敌我实力相差悬殊，这武装暴动怎么发动？发动起来能胜利吗？注定失败的起义还搞不搞？第一次组织武装起义的傅茂公陷入沉思。

讲求实际的傅茂公又到工人之中调查了解，认为当地不具备举行暴动的必要条件，果断决定取消唐山暴动计划。

未经请示上级同意，一个代表就改变了省委决议，这可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傅茂公不知道，就在他取消暴动计划的同时，党中央致函顺直省委，批评北方暴动计划是“军事投机”。于是，傅茂公得以避免省委的处分。可是，顺直省委内部分歧严重，又决定发动玉田暴动。玉田暴动失败，当地组织遭受极大损失。而傅茂公领导的唐山地区，却保存了革命力量，还扩大发展了一二百人。从唐山回来，傅茂公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还进入顺直省委，任工人部长、组织部长。

北方党的工作反复遭遇挫折，党内争论很大，中共指定蔡和森、朱锦堂、彭述之等人到顺直省委领导，但还是不能统一党内认识。顺直省委又决定由书记王藻文与组织部长傅茂公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这样，地方组织负责人傅茂公得以第一次接触中央最高机关。

波涛汹涌的大海，晃荡的客轮，从黄土地走出来的傅茂公，平生第一次乘船出海。

傅茂公和王藻文并肩站在甲板上，紧抓栏杆观望大海。

王藻文兴奋地说：“这回到上海可是开了洋荤，没想到中

国还有比天津好的地方！”

傅茂公忧虑地说：“到了中央，顺直省委的争论还是难以结论，下步工作怎么开展啊？”

王藻文轻松地说：“咸吃萝卜淡操心，你这个组织部长比我这个书记还负责任？”

傅茂公望着浪花翻腾的海面，由衷感叹：“这么大的风浪，咱这一般人的性命，都交给船长了……”

王藻文悟出味道：“老傅，你该不是怀疑中央领导吧？”

傅茂公不语。上海的中央领导向忠发、天津的省委领导王藻文都是工人成分，只讲服从共产国际指挥，很少考虑中国本地的实际情况，难于同他们商讨政策方针问题。

王藻文回到天津以后，非但没有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意见，反而煽动党内对中央的意见。顺直省委的工作陷入混乱，有的地方自行组建基层组织同省委对抗，有的党员伸手向党要钱。傅茂公只有辛勤工作，尽量团结最多的同志。不久，中央又派刘少奇到天津指导顺直省委工作。刘少奇发现，省委领导中惟有傅茂公可做一点儿工作。刘少奇领导的省委改组也遇到反对意见，中央又派周恩来来到天津指导工作。傅茂公陪同周恩来来到天津纱厂、洋车支部调查，又去唐山听取基层意见。刘少奇、周恩来两位中央代表都对傅茂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可是，新省委提出傅茂公最熟悉当地情况，于是，傅茂公又被留下帮助工作。

2. 革命夫妻的生离死别

街头增加了军警巡逻，傅茂公还是冒险出行，拜访前省委书记王藻文。这次省委改组，中央派卢福坦接任省委书记，王藻文情绪很大。

王藻文家居棚户区，窗台上摆着一排空酒瓶。王藻文见傅茂公来到，也不问候，先敬酒。

傅茂公挡住酒杯，诚恳地说：“老王！咱俩虽然没有参加新省委，但还都是党员，也比较熟悉情况，得帮帮卢福坦他们！”

王藻文自斟自饮：“老傅啊！我都穷得活不下去了，还帮别人？中央已经不给我经费了！”

傅茂公恳切地说：“我们是地下党，中央也困难。”

王藻文的妻子插话：“困难也不能把嘴扎起来！我们老王原先干铁路，那可是铁饭碗。现在成了职业革命家，连个小酒都喝不上了！反正上面不给钱我们就不干！”

傅茂公生气了：“你不干我干！”起身就走。

王藻文忙劝：“老傅别走，你也喝一口儿。”

傅茂公还是走了。

出了王藻文家，就觉气氛不对，附近有些闲杂人在晃荡。傅茂公赶紧拣偏僻路线回家。

傅茂公心事重重地回到自己的简陋小屋，挺着大肚子的侯秀梅却是笑容满面：“茂公！我们有钱了！”

傅茂公不敢相信：“我可发不了横财！”

侯秀梅一一数钱：“我们家终于承认你这个女婿了，还给我捎来一笔嫁妆！”

傅茂公一把全拿过来：“正好！省委一点儿经费都没有了。”又把侯秀梅手上的一个金戒指也捋下来。“这个也捐献给组织。”

侯秀梅推他一把：“都拿走了，就不给我留一点儿？”

傅茂公愧疚地说：“我忘了你在怀孕……”又把戒指给侯秀梅戴上。“这是我们的信物。”

侯秀梅笑道：“谁疼我啊？我是想援助一下我联系的几个女工党员，她们生活实在太困难了。”

傅茂公把钱摆开：“那咱们得好好算算。”

侯秀梅笑了：“两个山西老乡比赛抠门儿。”

两人并肩算钱，外面响起雨声。

突然，响起急促而轻微的敲门声。侯秀梅急忙收起钱。傅茂公仔细听听：“是自己人！”

进来的人是省委锄奸队长郭宗鉴。见郭宗鉴满身雨水，侯秀梅忙着为他换衣服，郭宗鉴急促地对傅茂公说：“有任务！省委交通陈涤云被捕，必须立即通知省委领导隐蔽。”

傅茂公立即要走，侯秀梅拉住他：“陈涤云认识你！”

郭宗鉴说：“老傅必须立即转移，我去通知别人。”

侯秀梅果断地说：“我也去！”

傅茂公担心地说：“你……”

侯秀梅笑道：“谁会怀疑孕妇？”

侯秀梅立即要走，傅茂公把雨衣递给侯秀梅，侯秀梅又推给郭宗鉴。

傅茂公眼巴巴地望着妻子冲进大雨。郭宗鉴说：“老傅，你必须立即走，事过以后我送嫂子找你！”

两人也冲进大雨。

天亮了，雨停了。全身湿透的侯秀梅筋疲力尽地回家，警惕地观察，见没有动静，才挣扎进屋。

屋内一切如常，看来傅茂公没有被捕，侯秀梅松了口气，跌倒在床上。休息片刻，侯秀梅突然想起要提醒茂公别回家，纵身而起，奋力砸破窗户！冷风立即卷入室内，侯秀梅迎风望着外面，自言自语：“茂公，你可千万不要回家……”

此时，傅茂公却奔走在军警林立的市区，忙着通知同志们转移。

侯秀梅病倒在床上，从破窗户飞入的雪花飘落在她的身上。病重的侯秀梅嘴里还喃喃地说：“你们抓不到我的茂公……”

傅茂公还是回来了，他抱起病重的妻子，心疼得说不出话来。侯秀梅看到丈夫平安，高兴地流出泪来。她挣扎着，从自己手上褪下那枚金戒指，往傅茂公手上套。傅茂公正要推辞，侯秀梅却闭眼了！怀孕的妻子，就死在自己的怀里！傅茂公心痛如绞……

王藻文家，夫妇俩正在对饮。王藻文叛变，带领敌人抓捕了一批省委干部，刚刚领得一笔赏金。

王藻文遗憾地说：“可惜我不认识新省委书记！”

老婆机灵地说：“你不是还认识傅茂公吗，他名气大，准能卖个高价。”

王藻文十分高兴：“再打一瓶酒，喝完我就去抓傅茂公！”

女人刚出门，不一会儿，郭宗鉴掩身进来。

醉醺醺的王藻文一见来人顿时清醒：“郭宗鉴，你来干什么？”

郭宗鉴冷冷地说：“你不是要找傅茂公吗？”

王藻文赔笑：“你知道他在哪儿？”

郭宗鉴说：“省委知道。”

王藻文试探：“你认识新省委的领导吗？”

郭宗鉴大怒：“你还想出卖同志！”拔出匕首一刀捅过去，“为党除奸！”

郭宗鉴离去以后，王藻文的老婆打酒回家，垂死的王藻文告诉老婆，刺客是省委锄奸队长郭宗鉴。王藻文的老婆立即带领敌人，疯狂地抓捕她所认识的省委干部。

连续发生的内部叛变，使北方党组织受到重创，北平市委书记马骏被捕。傅茂公临危受命，接替马骏工作。可是，尚未前往北平，傅茂公也被捕了。这是1929年6月13日。

天津市警察局的特务队里，关满了被捕的人。傅茂公一个个看去，竟然有三十多个同志！郭宗鉴五花大绑，被指认为杀人犯。新任省委书记卢福坦、原省委秘书长王奇岳却未引起注意。傅茂公悄悄告诉王奇岳，叛徒不认识你和卢福坦书记，要准备假口供。傅茂公又悄悄走向郭宗鉴：“你暴露了，我也藏不住，我们两个替新省委担着。”

郭宗鉴含泪说：“我反正是个死，可是你……”

傅茂公豪迈地说：“我给你做伴儿！”

其他同志都感激地看着这两个汉子。傅茂公看都不看他们，对警察喊：“这些人我都不认识，给我换间房子住！”

3. 虎落平川

这是一间血淋淋的房子。

傅茂公遍体鳞伤地躺在老虎凳上。审讯官假意和气地说：“傅茂公，你不要胡说。陈涤云供认，你在顺直省委的职务已经被撤了，怎么又是书记？”

傅茂公冷笑：“那他认识新书记吗？”

审讯官急了：“他要认识我还问你？”

傅茂公说：“我说不认识新书记，你要用刑，我承认自己是书记，你又不信。”

审讯官严厉地说：“你知道马骏吗？”

傅茂公坦然说：“全天津都知道，他和周恩来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人。”

审讯官恐吓：“他因为是共产党的北平市委书记，刚刚被我们枪毙了！你这个顺直省委书记还是他的上级，要枪毙两次！”

傅茂公反而轻松地说：“打参加共产党那天起，我就准备好了！”

审讯官气急败坏：“傅茂公你不要硬充好汉！”

傅茂公正气凛然：“傅茂公这条汉子不是假充的，是真的！”

不久，被捕的共产党员都被宣判。卢福坦、王奇岳等没有暴露身份的，仅仅判了 11 个月。郭宗鉴被判处两次无期徒刑。

刑，其次最重的就是傅茂公，被判处 9 年 11 个月监禁。众人被押往天津第三监狱。

傅茂公和郭宗鉴戴着沉重的脚镣，提着行李卷，艰难地走进牢房。只见通铺上已经满满当当，地上的马桶边苍蝇乱飞。一个相貌凶恶的小个子夺过傅茂公的行李扔到马桶边：“你睡那儿！”

郭宗鉴问：“你是干什么的？”

小个子说：“老子是铺头，这间牢房归我管！”

郭宗鉴上前，一下把铺头的行李扔到马桶边：“去你妈的狗腿子！”

铺头威胁道：“老子杀过人，判的是无期！”

郭宗鉴更凶：“老子也杀过人，判了两个无期！”

铺头有些发虚：“你们是什么帮的？你们杀了多少人？”

傅茂公豪气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要打天下，你说得杀多少人？”

铺头赶紧鞠躬：“小的有眼无珠！”主动把两人的行李放到通铺上。“这儿暖和，您老人家住这儿……”

傅茂公和郭宗鉴相视而笑。突然，对面牢房传来“老子欺负的就是共产党！”

对面监房，几个犯人正在殴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郭宗鉴痛恨地喊：“住手！住手！”

对面铺头挑衅：“你凶，你过来呀？”

郭宗鉴拼命摇晃栅栏。傅茂公大喊：“打倒国民党！”

各监房同声响应：“打倒国民党！”

看守纷纷跑来，挥舞棒子朝监房里乱打，喊声渐渐弱了。

对面监房，被殴打的人已经昏厥。铺头点燃蜡烛，放在他的额头上。还恶意地笑着：“有人架灯，咱哥儿们赌一把！”

傅茂公义愤填膺，使劲摇晃铁栏。

对面监房，蜡烛油流下，那人一哆嗦，蜡烛整个倒在脸上。铺头却按住他的脑袋，往额头倾倒蜡烛油，再粘上蜡烛。

傅茂公眼睁睁地看着。自幼立志铲除不平，长大决心推翻反动统治，可是，如今落入监狱，怎么反抗？

铺头劝道：“虎落平川被犬欺。大哥，你就忍忍吧。”

傅茂公眉头紧皱，满眼怒火。

顺直省委被破坏，中共中央立即重新组织班子。秘密会议上，新任省委书记贺昌说：“顺直省委主要干部三十多人被捕，各级组织损失极大。省委决定，由组织部长聂荣臻同志负责营救狱中同志！”

聂荣臻冷静地说：“狱中传出消息，被捕的党员推举傅茂公担任支部书记。”

贺昌说：“我了解傅茂公！他是我太原一中的同学，革命意志十分坚定。我相信他能领导狱中同志坚持斗争。难题是如何建立内外联系。”

聂荣臻说：“中央特科有重要内线。”

中央特科，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情报保卫机关。特科单线联系的秘密关系，早已深入敌人营垒内部。打入天津市政府的是张友渔。在太原闹学运的时候，张友渔就认识傅懋恭等人，在傅懋恭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张友渔到北平就读法政

学堂。尽管个人的学术生涯一路顺风，但是，张友渔始终在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在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的1927年，张友渔秘密加入共产党。党指派他这个山西名人，利用晋军控制天津的机会打入敌人内部。

阎锡山正想笼络一些没有参加共产党组织但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用更加高明的策略，对付蒋介石和张学良。天津市长崔廷献是阎锡山的亲信，见到张友渔这个山西籍大教授，立即给了一个科长职务。张友渔得知，狱中同志为了反抗迫害，正在进行绝食斗争。

对于失去自由的犯人，绝食是惟一的反抗方式。狱中党支部领导全体难友发动绝食，要求狱方停止非人迫害，改善生活待遇。

监狱通道里，饭桶摆在门口没人动。

监房内，傅茂公对大家说：“关在这里面的，不管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都挨监狱当局的整。”

非党的铺头也响应：“大家都是哥儿们，共产党闹绝食是为大家好，谁也不许吃饭！”

见叛徒陈涤云望着饭桶，左振玉讥讽道：“怎么着，心眼儿又活了？”

铺头讥讽：“狗还不咬自己人呢。”

陈涤云无地自容。

另一个监房，人们簇拥着李运昌逼问：“搞绝食有什么用？你领着我们暴动吧！”

李运昌说：“还是要听党支部的。”

有人说：“傅茂公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让步身上，还不是右倾怕死？”

李运昌严肃地说：“傅茂公同志是全体难友选举出来的支部书记。除了郭宗鉴以外就属他的刑期最长，还戴着重镣，你们谁敢说自己比傅茂公坚决？”

傅茂公牢房，郭宗鉴的脚腕被镣铐磨破，傅茂公帮他往脚镣里面缠布。另一个牢房传出喊声：“武装暴动万岁！”

狱卒挥舞棍棒向牢房里乱打，成批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长枪冲入走廊！狱卒索性把饭桶抬走：“不吃饭就全饿死你们！”

混乱中，傅茂公端坐不动。

4. 监狱“大学”

张友渔的学识使崔廷献十分佩服，遇到大事，市长反而要向科长请教。

崔廷献说：“第三监狱的犯人闹事，阎督军命令我把领头的傅茂公干掉。”

张友渔一惊，思索片刻，说道：“不妥。”

崔廷献问道：“杀一儆百，有何不可？”

张友渔雄辩地说：“现在民国的刑法，取消了死刑条款。若是处死傅茂公，全国都会说阎督军使用私刑，对阎督军的声望大大不利啊！”

崔廷献发愁：“阎督军也想在河北树立声望，可这监狱闹事不影响声望？”

张友渔乘机进言：“我们山西力量进驻河北地盘，首先要

争取人心，各项举措都要显示文明治理的风范，不要让天津人认为，山西人是来抓一把就走。”

崔廷献十分重视：“有何措施？”

张友渔胸有成竹地说：“不如允许犯人的家属探监……”

崔廷献反应很快：“软化？对！谁都不希望家人饿死。”

自从犯人绝食以来，狱方也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走廊站满士兵，犯人们都默默躺着绝食，连苍蝇飞舞的声音都听得见。

傅茂公不住咳嗽吐血，郭宗鉴小声说：“你肺结核吐血，就不要绝食了。”

傅茂公默默摇头，把一个纸卷塞给郭宗鉴：“这是我写的东西，让探监的亲属转给省委。”

纸卷转到聂荣臻手里，聂荣臻十分赞赏这个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立即布置各方配合行动。

很快，天津各报登出监狱消息：“第三监狱政治犯请求社会援助的公函！”文中语言感人泪下。“我们是人，法律上并没有判处我们应死于监狱！谁家没有子弟亲友？谁能保证自己永不入狱？社会不允许这种非人道监狱管理！”绝食犯人提出的条件也很合理：“第一供应热饭，第二除去脚镣，第三允许出监就医，第四准许阅读书报，第五增加家属探视，第六监房生火炉，第八发给被褥。”读者无不寄予同情。

天津各界群众看到狱中绝食消息，纷纷谴责政府。这段时间，阎锡山在前线快顶不住了，也批评崔廷献在后方添事。崔廷献只得再次请教张友渔。

监狱的牢房都大开着门，每个门口都摆着热腾腾的米饭馒头。

监狱长陪同张友渔走入，高喊：“全体注意！天津市政府官员视察训话！”

犯人们都站到栏杆前。

张友渔大声说：“你们的八项要求，市政府已经接受了，可以恢复饮食了！”

监狱长喝道：“你们是关监狱，不是住旅馆！”

犯人们同声争吵：“犯人也是人！我们要求起码的生存条件！”

张友渔示意大家安静，说道：“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的，你们要求改善待遇，也必须符合法律。”

犯人中有人喊：“我们不承认反动法律！”

李运昌立即制止：“听指挥！”大家安静下来。

傅茂公走出行列，冷静地说：“我们要求监狱方面也遵守法律。”

张友渔强调：“一切服从法律！犯人必须服法……”又望着监狱长。“监狱方面更会模范遵守法律。”

监狱长忙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张友渔望着傅茂公语义双关地说：“你们犯罪进监狱，就是因为不懂法。我带来一些法律书籍，你们要认真研读，认罪服法。”

监狱长指挥分书，重复道：“认真研读，认罪服法。”

傅茂公接过一本法律书，高喊：“吃饭！”

各监房难友一起出来打饭。

从此，监狱里面的犯人也有了放风与读书的机会。傅茂公总是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大家研究斗争策略。

图书室内，大家都在看书，郭宗鉴却不耐烦地把一本厚书扔到地上：“反动法律！”

傅茂公捡起这本法律书：“我们在敌人的监狱里面，不能空谈推翻反动政权，而是要设法利用敌人的法律。”

左振玉诧异：“敌人的法律能让我们利用？”

李运昌说：“打仗还能以敌制敌呢！”

傅茂公说：“我们可以利用六法全书来减刑。这里面规定，在法律条文的适用有矛盾的时候，应以量刑较轻的为准。这样，郭宗鉴的案子，我们就可以适用旧法，避免死刑。左振玉的案子，就可以适用新法，缩短刑期。”

郭宗鉴拿出药瓶，小心地倒出一粒鱼肝油丸，看着傅茂公吃下。

傅茂公感叹：“党这么困难，还给我送药……”

监狱长来了：“你们要的书来了！”

傅茂公接过一看，竟然是《唯物史观》、《西方革命史》等著作，不禁大吃一惊。这些反动官僚没有读过多少书，他们规定，《三国》《水浒》那些造反的书不准看，而他们看不懂的洋书，却可以免费阅读！

多年奔走革命，傅茂公也没有多少时间读书。这监狱里面多的就是时间，傅茂公和难友们，第一次有了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于是，大家在狱中积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马列，自称就读“监狱大学”。

天津市政府的科长张友渔，则一直在策划营救狱中同志。近来，晋军吃了败仗，眼看天津不保，许多市政府职员已经不上班了。危难时刻，张友渔反而主动去看市长崔廷献。

崔廷献见张友渔来了，十分感动：“到底是山西老乡！这时候了你还来上班？”

张友渔诚恳地说：“正是因为阎督军吃了败仗，我才赶着来探望市长。”

崔廷献遗憾地说：“这天津每年给我们晋军上千万的税收，我们一撤，白便宜张学良的奉军了。”

张友渔乘机说：“我有一计，叫做纵虎伤人……”

崔廷献琢磨：“把监狱里那些共产党放出去给张学良捣乱？”

张友渔抑制兴奋，主动说：“我去办！”

崔廷献提醒：“嫌疑犯和轻罪犯都可以释放，但是傅茂公、郭宗鉴那样的重刑犯不能放，阎督军盯着呢！”

于是，张友渔借机释放了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而傅茂公，因为是领导绝食的首要分子，于1931年5月18日被转移到北平的河北第一监狱关押。临别，傅茂公向难友交代，出狱后，要把我们这几年在监狱中的思考总结向党报告。白区地下工作必须克服盲动主义，应该设法利用合法手段，长期积聚力量。

傅茂公在北平监狱被关押进单人牢房，非但伙食恶劣，而且不能和同志交谈，于是，自己开始绝食。绝食六天半以后，狱方强行给生命垂危的傅茂公灌食，孤立无援的绝食斗争失败了。傅茂公愈挫愈奋，又采用说理斗争方式，经过数十次

斗争，终于争得放风机会，又换到五人牢房。傅茂公又及时组建了狱中党支部，领导大家取得“火炉”斗争的胜利，冬季的牢房第一次有了炉火。1932年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大赦案”，傅茂公的刑期从9年11个月减为6年4个月。傅茂公在狱中继续领导斗争，在绝食21天后，终于取得胜利。

1935年8月，傅茂公刑期已满，国民党当局仍然不想释放傅茂公，打算将他转送军人反省院继续关押。此时，日本关东军威逼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国民党北平、天津党部都迁往保定，搬迁中公文无法转送，傅茂公才得以按期释放出狱。

5. 北方局组织部长

傅茂公出狱后，满天津找不到党组织，就住到左振玉家中，再联系司呈祥等工友，自行重建天津党组织。不久，终于与中共北方局接上关系，被任命为中央北方局天津工作组负责人，负责重建天津市委。

1935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傅茂公在天津领导学生也发起了“一二一八运动”，迅速扩大了抗日影响。可是，此时的北方局与中央联络不畅，领导层分歧很大。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高文华等认为，不仅要宣传抗日，还要反对国民党，还要反对华北王宋哲元！

北方局委员李铁夫则认为，按照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应该准备联合国民党一起抗日。

傅茂公则认为，抗日高潮给共产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现在应该改变活动方式，开展公开斗争。

这被一些同志批为“迷恋合法斗争”。

组织部长柯庆施不满傅茂公的见解，要他离开天津、北平，去冀东工作。

出狱不久又遇党内分歧，李铁夫担心傅茂公的情绪受影响。没想到，傅茂公居然乐乐呵呵地接受了任务。共产党员，无论到哪里工作，无论担任什么任务，都是干革命。这个乐观的汉子给李铁夫的夫人张秀岩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对夫妇的身世非同寻常。李铁夫是朝鲜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由于朝鲜当局的追捕，不得不跑到中国革命。中国同志发现，这个朝鲜同志对于中国的国情却相当熟悉，提出的意见总是接近实际。李铁夫的夫人张秀岩出身封建大家庭，哥哥张璧曾任北平警察总监，是北方青帮头目，而张秀岩却是李大钊的学生，中共早期党员，把子侄辈十个青年全带出来参加革命！傅茂公感叹，革命不革命，真是不能只看出身。

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以后，改变了原来决定，由傅茂公接任组织部长。此时，北平党内分歧严重，有人公开主张青年拒绝共产党的影响，学生运动要无条件统一，解散学联，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傅茂公奉命去北平指导工作，张秀岩就介绍他到大义社落脚，那里比较安全。

高高耸立的城楼，傅茂公提着小箱子，走向如临大敌的卫兵。过去，傅茂公进北平是坐监狱，如今虽然以自由人身份进入，但仍然有被识破的危险。卫兵对入城者挨个认真搜查，傅茂公更引起注意。卫兵问：“去哪儿？”

傅茂公说：“大义社。”

卫兵一惊，那是青帮聚会的场所！“找准？”

傅茂公说：“张璧。”

找张大哥的！卫兵赶紧让傅茂公进城了。

黄昏，傅茂公来到一处宏大的院落，只见门口挂着牌子“大义社”。大门紧闭，傅茂公犹豫一下，没有进门，绕到后面。大义社有三重院落，傅茂公绕到最后，这里是半人高的矮墙，傅茂公观察四周没有动静，一撑墙纵身而入。

傅茂公刚刚走近门口，门就轻轻开了。一个青年探头出来：“是老魏吧？”把化名“老魏”的傅茂公接进屋。这个青年叫张文松，是张秀岩的侄儿，他负责接待傅茂公，并联络北平党组织负责人。

清晨，傅茂公一人在屋里，从窗户纸破处警惕地向外观看，只见后院空无一人。突然，一个女青年匆匆进入后院，她穿着学生服装，步伐很快，却显得稳重。傅茂公赶紧离开窗户。只听得门被轻轻敲响，女生小声喊：“老魏，老魏。”

傅茂公上前开门。女生进屋就敏捷插好门，递给傅茂公一封信：“北方局给您的信。”

傅茂公看信的时候，女生始终端正地站着。傅茂公观察一下，这女生面目清秀，相当稳重。傅茂公看完信问：“回信怎么交给你？”

女生简洁地说：“我是张文松的姐姐张洁清。”说罢转身出门，出门后，还注意地看看窗户纸的破处。张洁清在姑姑张秀岩的引领下，从十几岁起就给党组织当交通。

晚上，傅茂公等人在屋里开会。傅茂公布置：“北平党内需要统一思想，但不是统到蒋介石那里，也不是统到中间道

路，而是要统一到党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这时，一阵风把窗户纸破处撕大，冷风灌了进来，傅茂公起身，用身体挡住风，继续说：“其次，党要积极领导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要向全国发展组织，民先队的领导关系从市委转到北方局，同我单线联系。”傅茂公感到背后的风没有了，回头一看，张洁清正在糊窗户。傅茂公坐下，继续讲：“我们要把北平、天津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联合起来，组成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当前口号是：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张文松说：“许多学生感情上还转不过来。一二·九的时候宋哲元镇压过学生运动。”

傅茂公望望窗外，只见张洁清正在寒风中放哨。傅茂公转头说：“抗日不能只靠少数左派。我们必须团结绝大多数的人，包括曾经动摇但可能转向抗日的人。要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合法运动、合法手段来进行公开活动。”白区党组织长期打不开局面，一直苦于找不到办法，今天老魏的见解，真使大家豁然醒悟。

窗外，寒风中，张洁清披上毛围巾，抱紧双肩。偶尔听见的老魏的发言，足以使这个 24 岁的姑娘热血沸腾。

近来，北平的学生运动有了很大起色。清华的韦君宜十分兴奋。上级通知，把反对宋哲元投降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那宋哲元美得立即向学生表态：坚决不向日本退让！学生一喊拥护二十九军抗日，那些大兵立刻拍胸脯：谁再打学生谁是汉奸！别人不知道这个转变起自于谁，韦君宜却知道，清华大学来了一个高明的领导“老魏”，就住在韦君

宜的同学杨述的宿舍。老魏几天就把大家争论一年的问题给解决了。老魏认为，北平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学生，建议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专门成立学生工作委员会，由学联党团书记黄敬任书记，直接领导学联、民先队和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由于在学生运动中纠正关门主义倾向，民先队不久就发展到四五千入。老魏单线联系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又领导北平、天津、太原、西安、归绥、保定、洛阳等地的抗日团体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指导召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在整个华北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7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苏区代表大会。傅茂公被指定率领白区代表团出席。傅茂公十分高兴，参加革命以后还没去过革命根据地呢！

别人都羡慕傅茂公有机会直接见到中央领导人，可是，现年35岁、党龄14年的傅茂公，却有更深的思考：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革命波澜起伏形势万变，中国共产党能否成为真正的领导力量，关键在于中央是否有正确的领导核心。

傅茂公给自己的延安之行定下一个特殊目的：选领袖。

第三章 晋察冀建政

中央召开的白区会议争执不下，还是毛泽东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傅茂公在延安改名彭真——澎湃真理。

王明与毛泽东调子不一致，彭真与邓小平商议，召开两个会议分别传达。

抗日根据地举行普选，深处敌后的晋察冀边区让美国总统的副官卡尔逊大吃一惊。

贺龙起哄，逼迫彭真举行了天下少有的婚礼。日军扫荡，临产的张洁清前途难卜。

1. 改名“彭真”

黄土地，宝塔山！

来到延安的傅茂公，像是回到了家。接待各代表团的陕甘宁边区交际处不过是一排窑洞，但对于出生入死的外来代表，这里就是天堂。白区代表团的李运昌发现了黄埔军校的老师聂荣臻，聂荣臻又向他介绍黄埔四期的同学林彪。

傅茂公十分感谢聂荣臻在顺直省委组织对监狱同志的营救，两人走向宝塔山。聂荣臻介绍：“这就是咱们延安的标志性建筑。”

傅茂公感叹：“白区工作，别说看看了，连听到中央的意见都不容易。”

聂荣臻说：“这次苏区代表大会，实际是为党的七大做准备。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应该好好总结了。”

傅茂公深有感触地说：“上面不了解情况，还主观，弄得下面毫无办法。”

聂荣臻感叹：“苏区被他们搞得大转移，从江南跑到万里之遥的西北。白区被他们搞得全军覆没，党的干部都进了监狱。现在好了。我们终于有机会开展讨论，民主选举中央领

导人。”

傅茂公慎重地说：“对于一个艰难奋战的革命党，很难说还有什么事情比选择领袖更加重要。不过，我长期在基层工作，对中央核心的人事了解不多。”

聂荣臻说：“从基层看可能体会更深。外国同志扶王明上台，还是下面同志先提出意见，可国际代表硬说要让他们几个锻炼锻炼。”

傅茂公诧异：“中央领导关乎中国革命成败，怎么能拿中国人民的生死前程，来锻炼锻炼几个没有经验的人？”

聂荣臻说：“现在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傅茂公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他……

延安之行，傅茂公得以接触了解所有的中央领导人。见到毛泽东，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为什么？是因为两人都是农家子弟，都是从小做农活上私塾，十六七岁才离家上洋学堂？是因为两人都是长期在基层搞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还是因为两人在政策主张上都比较实际？无论如何，彭真还是感到毛泽东更为亲切。

苏区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之后，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大会。到会的，都是北方局各省党组织的负责人。作主报告的刘少奇痛心疾首地发言：“我们党有个恶劣的传统，就是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这么评价还不够啊！应该说是：十年来全党所坚决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十年一贯制，全党一律奉行，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这不改行吗？”

柯庆施等人当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央说过，过去白区工作的失败，是敌人过分强大，我们过分弱小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不能把责任归于主观，不能把错误归于中央。

李铁夫等人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认为过去白区工作的冒险主义危害很大。

高文华等人却认为，革命本身就是冒险的事业！打仗不能怕牺牲，在白区工作也不能怕死，不敢冒险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此前，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过遵义会议，主要从军事路线上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对于政治路线的错误则尚未总结。今天刘少奇的估价，超过了所有领导人的提法。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相当孤立。傅茂公心里是赞成刘少奇的见解的，只是，是否需要表述得这样尖锐？在发言中，傅茂公也批判了左倾错误，同时，尽力协调统一大家的意见。

会议期间，高文华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反对刘少奇的意见，还拉李运昌署名。李运昌不但不联名，还写文章反驳他们。李运昌征求傅茂公意见，傅茂公也认为少奇同志某些言辞也许有些过分，但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这时，白区代表大会要公开报道，为了保密和安全，中央组织部通知白区党员改用假名。傅茂公以前用过不少名字，乳名篮儿，又叫大篮儿。按照族谱排列，大名傅懋恭。上学时字敬之、温卿，参加革命以后用过的化名都记不全了，傅茂公、傅春雷、春雷、炜实……本名傅懋恭，是勤勉和恭敬的意思，现在取名要有革命意义……傅茂公想，干革命，光

凭热情不行。只有遵循真理，革命才能成功。傅茂公欣赏一个“真”字，就叫彭真吧！

——彭真。

僵持不下的会议请来了毛泽东。代表们很快就要返回白区工作，必须立即做出结论，正确指导全国的白区工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到了，会场气氛相当严肃。

毛泽东和蔼地说：“今天怎么有些剑拔弩张啊？大家都是同志，有分歧可不能扣帽子，可以从思想方法上解决嘛。”会场气氛缓和下来，毛泽东又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怎么看问题呢？简而言之：要客观，不要主观；要全面，不要片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表面。”这样简明而深刻地讲哲学，傅茂公还是第一次听到。

毛泽东雄辩地说：“用这种方法看我们的白区工作，我们就会看到，确实存在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这不是我说的你说的，这是客观实际。”毛泽东环视全场，见无人反对，又说，“那么怎么估量这种左倾错误呢？我们过去承认错误总是羞羞答答的，总是就事论事。这次，刘少奇同志从整个路线看，从历史传统看，从中央领导看，我倒觉得是一针见血！”全场震动，毛泽东严肃地说，“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党的主要错误倾向就是左倾！”长期以来，傅茂公就认为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有问题，有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等，毛泽东今天归纳为左倾，令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毛泽东换了一根烟，语气也和缓下来：“当然了，少奇同志也有不够全面的地方。我党的左倾错误虽然严重，但不是

全党都左。傅茂公同志在北平就不左嘛！”全场都看傅茂公，毛泽东又说，“中央左，下面不一定左；那部分组织左，这部分组织不一定左；那段时间左，这段时间不一定左。总而言之，第一，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革命，成绩伟大。第二，党曾经犯过右的和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但是，总路线错误的责任不在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而且，中央也有自信改正错误，领导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讲话，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的正确与错误，而且恰如其分地区分了中央与基层、个别人与集体的责任，博得与会者的衷心赞同。

剑拔弩张变为融洽团结！傅茂公从心底敬佩毛泽东掌握全局的品德与能力。

毛泽东环视全场，笑道：“大家说说，傅茂公同志，你也是主席呢，白区代表团的主席，你的名字就公道。”

傅茂公起立：“我改名字了。”停顿片刻，认真地说：“彭真。”

毛泽东欣赏地说：“彭真——澎湃真理？好啊！”

斜阳照耀，朴素的宝塔也显得金碧辉煌。彭真独自攀登，劲头十足地攀登。白区工作会议不仅使自己找到今后的工作方向，还完成了此来延安的心底愿望：寻找领袖。彭真认定：毛泽东堪当重任，能够领导全党夺取全国胜利。

立足山巅，只见延河穿越群山，流向东方……

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十二月会议，却使彭真一度陷入困惑。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在会上摆出领袖架势，大谈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却乏人响应。彭真诧异：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就是因为不要领导权吗？可是，彭真还要奉命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

彭真与邓小平同行，一个大个子，一个小个子，两人很谈得来。

彭真感叹：“如果我们党的同志都像毛主席那样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党内很多争论是可以不发生的。”

邓小平说：“有些人偏偏不肯承认真理。中央苏区的时候，我还被说成是毛派的头子挨了整。”

彭真欣慰地说：“党中央有了正确的领导核心，我们在下面工作再难也不怕。”

“老魏！”“傅茂公！”对面来了一群学生，围住彭真乱喊。彭真、邓小平急忙下马。邓小平笑道：“你们喊哪个哟？我们这里有个彭真，有个邓小平，没有别个。”

彭真笑道：“傅茂公是我，老魏也是我，现在我又是彭真。同学们，你们去哪儿？”

为首的学生激动地说：“日本鬼子占领了北平，我们去大后方读书、抗日。”

邓小平启发：“你们去重庆蒋委员长那儿能做什么？”

学生们也说：“老蒋不会真心抗日。”

彭真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学生们信服地说：“你是学运领袖，你知道我们喜欢什么。”

彭真却说：“我这个主意你们也许不喜欢，却是良药苦口。”

学生们爽快地说：“当务之急是抗日，只要对抗日有利，不论个人兴趣。”

彭真说：“我建议你们去延安。”

学生们惊讶：“延安，那里可是穷乡僻壤，缺乏文明气息啊？”

彭真说：“想抗日就得搞武装。”

邓小平说：“延安那里有真正抗日的武装。”

学生们当即表示：“那我们就去延安。革命不怕苦，怕苦不革命。”

邓小平提醒：“知识分子去延安，也要准备过一关……”

彭真说：“从古到今，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结合，没有能成大事的。”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你们能结合，我们也能结合！”兴高采烈地走了。

彭真思索着说：“这次十二月会议有两个调子，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主席认为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党的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性，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邓小平望着彭真：“你的意见呢？”

彭真明确地说：“我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可是，会议的正式文件却是王明讲话……我们可以在大会上传达会议文件，然后，再召集一个高级干部的小会？”

邓小平赞同：“好！就这么办！”

就这样，北方局代表彭真到冀豫陕省委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而后，又到了晋察冀边区。

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五台山，彭真又与聂荣臻重逢了。聂荣臻这里正缺乏领导干部，立即向中央发电报，把彭真扣下当书记。熟悉华北情况的彭真，与聂荣臻密切合作，主持制定各项政策。首先巩固党和军队、政权及群众抗日组织；又进一步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支持五台山佛教救国同盟会成立，还争取地主、富农投入抗日；又在边区实行工商业统一累进税，在财政上保证战争需要。边区党委还创办了机关报《抗敌报》，调笔杆子邓拓当报社主任，彭真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指导工作。

2. 敌后作战

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大发展，有效地牵制了日军的进攻，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可是，蒋介石却极力贬低共产党的作用。于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意派遣自己的秘书卡尔逊，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视察了解真实情况。

潜过多道日军封锁线的卡尔逊惊魂未定，没有想到，在晋察冀军区驻地还能喝上热咖啡。

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切地说：“你没有留在蒋委员长的后方，却来到真正的前线，作为一个军人，我表示钦佩。”

卡尔逊冲动地说：“奇特！你们进行的战争，没有前线后方！我一来，就被日本军队包围了！”

聂荣臻镇静地说：“我们始终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

卡尔逊吃惊：“我很难理解，你们怎样生存？更不用说作战了。”

聂荣臻笑道：“这一点请彭真同志介绍吧。”

卡尔逊问：“彭真先生担任什么职务。”

党内职务保密的彭真说：“我负责民兵工作。”

“民兵？”卡尔逊从未听说这个兵种。

彭真向卡尔逊详细介绍根据地如何组织群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

卡尔逊感叹：“全世界都没有你们中国共产党这种军队，全世界都没有中国民兵这种打法。我要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我要回美国组织这样的军队打日本人！”

彭真说：“我们的民兵还没有得到蒋介石委员长的承认呢。”

卡尔逊鄙夷地说：“重庆那些政客？No！No！对于军人，战争的首要法则是胜利！只要取得胜利，你们这个民兵就是Number 1！”

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搅得日寇后方大乱，也弄得蒋委员长心神不安。晋察冀边区位于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处，东可进北平，南可下陇海，北能上东北，西向威胁山西沟通陕甘宁边区，实乃四战之地。蒋介石决不让这块地盘被共产党占据！

山西省长阎锡山、河北省长鹿钟麟被蒋介石召来商议。

阎锡山老谋深算地说：“晋察冀边区深处日军腹地，国军很难进去。我已经派张荫梧去拉部队了，打了几仗，也斗不过聂荣臻。看来，对那里只能采取釜底抽薪之计。”

鹿钟麟说：“河北更乱，国军都被打散了，东北军的残余势力吕正操部投靠了共军。说起建立政权，听说延安派来了

一个有政治经验的彭真……”

蒋介石提醒：“这个彭真，就是过去我们关押过的傅茂公。”

阎锡山遗憾：“这个傅茂公！山西、石家庄、天津，我们是老对手了。当初真该在监狱里干掉他！”

蒋介石说：“我们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合法权力，向晋察冀边区委派区长县长乡长，让共产党的军队脚下落空。”

鹿钟麟担忧地说：“那是共产党的地盘，如果他们硬是不接受……”

蒋介石果断地说：“共产党不是要民主吗？我们可以允许在晋察冀边区竞选！”

抗战高潮，国共合作，共产党与中间党派一直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成立联合政府。掌握政权的蒋介石一直反对民主选举，不免被动。现在，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与一些敌后根据地，出现了两个党领导的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出于争夺政权的目的，蒋介石准备在这些地方实行选举。蒋介石以为，共产党向来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不会选举。

3. 共产党不怕选举

共产党岂怕选举？蒋介石向来独裁，他的国民政府至今还是一党专政，民主是共产党手里的武器！陕甘宁边区在全国率先实行普选，做到了国民党几十年没有做到的政治民主，举国上下一片拥护之声。而且，延安没有采用苏联的苏维埃制度，而是借用美国的议会制度，蒋委员长更是无话可说。于

是，不得不同意在全国各省选举参议会，国民党要和共产党争抢民主大旗！

敌后根据地之中，晋察冀边区开始竞选最早。连中央都替晋察冀边区担心：陕甘宁是稳固的后方，晋察冀边区却是前线，敌我友纵横交错，打仗选举并行，难啊！

边区的小城镇之中，国民党的候选人展开了竞选宣传。共产党领导彭真却难见踪迹。

积水的农田里，彭真站在泥里，正和农民一起挖水渠。

满腿是泥的张洁清过来：“彭真同志，聂司令员请你去开会。”

彭真上渠，却突然倒下来！身后的警卫员小李一把扶住。见彭真的步伐相当沉重，张洁清问小李：“他的腿？”

警卫员李志玉十分敬佩自己的首长，他钦佩地对张洁清说：“首长在国民党监狱戴了好几年脚镣，老伤！”

张洁清关心地说：“那就不该下水了。”

李志玉也着急地说：“彭真同志说，咱这地方每年夏天发洪水，这道水渠必须抢修好。”

彭真回头招呼：“李志玉！你不跟我走了？”又发现张洁清，“你在这儿？”

张洁清有些惭愧：“我不会干农活……”

彭真看看张洁清浑身的泥巴，肯定道：“肯吃苦就行。”

彭真和李志玉走了。

挖水渠的农民议论：“国民党的官儿在城里卖嘴巴，共产党的干部在田里挖泥巴。”

张洁清问：“你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竞选，谁能胜利？”

农民诧异：“什么叫竞选？”

张洁清望着远去的彭真，只见他脚步蹒跚，还坚持走着

……

晋察冀边区的建立本来就引人注目，近来，又有美国军官卡尔逊的义务宣传，更是轰动重庆。李公朴教授率领大后方参观团深入敌后，现场参观。面临国共双方的竞选，参观团表示严守中立，而且，要自行选择日程。彭真则保证提供自由参观的一切条件。

村庄静悄悄，李公朴与警卫李志玉静静出行。李公朴问李志玉：“你是共产党员吗？”

李志玉说：“我是八路军战士，再进步就是共产党员了。”

李公朴笑道：“那么，你肯定说共产党好了？”

李志玉爽直地说：“那当然，全边区的工人农民没有不说共产党好的。”

李公朴又问：“你们这儿有知识分子吗？”

李志玉寻思：“知识分子？有哇，小学老师，记账先生……”

李公朴又问：“还有什么人？特别的？”

李志玉恍然大悟：“有一个老怪物！”

李公朴感兴趣了：“怎么怪？”

李志玉形容不出来：“这老头谁的话也不听。”

李公朴追问：“聂司令的话也不听？”

李志玉佩服地说：“老怪物说了，天底下他只服两个人——德先生和赛小姐！”

李公朴仰天大笑：“德先生赛小姐，看来这位先生崇尚民主与科学。好！你就带我去看这个老怪物。”

这座小庙被改建成为医院，医院里面确实有个怪人，相貌与脾气都有些古怪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听说李志玉称自己为老怪物，白求恩仰天大笑：“黄头发，蓝眼睛，在中国人眼中，我当然是个老怪物！”

李公朴恭敬地说：“Doctor 白求恩，在我的眼中，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际主义者。”

白求恩又笑了：“尊敬？在重庆，他们也尊敬我，尊敬我给官员看病，在晋察冀边区，我救治打击日寇的伤员。你说我在哪里更受尊敬？”

李公朴敏锐地问：“这里就没有官了吗？”

白求恩认真地说：“有啊！聂荣臻，相当于美军上将。可是，他的生活待遇，不如一个美军上尉。”

李志玉插话了：“就那个美国的什么卡尔逊，他能赶得上我们聂司令？”

白求恩笑道：“他的战绩赶不上聂，他的工资却比你的司令多。”

李志玉不服：“那他们美国人的司令呢？”

白求恩说：“更高更高！”

李志玉反感：“官兵不平等。”

李公朴诧异：“军队是等级最分明的组织，你们也讲平等？”

李志玉自豪地说：“我们彭真同志说了，全边区的人民群众，不分官兵，不计财产，都有平等的选举权！”

李公朴冲动地起立：“全民平等？我不信！你带我去见一个地主。”

一片土房之旁，惟有这么一处砖房，李公朴看看比比，满意地进院了，刚进门，又特意让李志玉留在门外，独自进门。

李公朴刚进院，主人就慌忙迎出来。李公朴客气地说：“在下是重庆来的参观团。”听说是重庆来的，主人眼中登时放出亲切，礼貌地请李公朴堂屋就座。李公朴诚恳地问：“您是地主？”主人点头，李公朴又问：“共产党待你如何？”主人犹豫片刻，还是点头。李公朴发现破绽：“你尽可以对我说实话，我来这里，就是考察共产党的治理。”

主人摇头叹息：“共产党，天生就向着穷人。”

李公朴饶有兴趣：“那你会投国民党的票？”主人慌忙摇头。李公朴追问：“为何？”

主人说：“富人少，穷人多，我们投国民党的票国民党也选不上，不如在共产党里选和气点儿的人。”

李公朴兴趣更浓：“共产党对地主也会和气？”

主人说：“现在还行。不打土豪，不分田地，就是二五减租，上缴累进税。”

李公朴问：“减租，累进税，地主的利益要受损失了？”

主人却是满面笑容：“抗日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理负担。”又小声说，“不瞒您说，共产党不乱收苛捐杂税，拢里归齐算上，我比国民党那会儿日子还好过呢！”

李公朴仰天思索。

这天，彭真陪同李公朴下乡考察。

李公朴问：“你们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施政纲领怎么都差不多？”

国民党果然有竞选经验，边区竞选尚未开始，他们就颁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把共产党治理边区的先进经验吸收不少。彭真立即请示中央，也颁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彭真说：“我们看看选民的评价吧。”

说话间走到村口，远远看去，只见大墙上写着《施政纲领》。

李公朴风趣地说：“我们猜猜，这个村子墙上的施政纲领是哪个党的？”

彭真轻松地说：“就算民意测验吧。”

李公朴近前看去，果然是共产党的。就问旁边的农民：“你们为什么不写国民党的纲领。”

那农民爽直地说：“国民党说了不做，我们农村就见不到他们一个人影嘛！全边区，每个村子都写的是共产党的双十纲领。”

村里传来一阵歌声。李公朴注意听着，不知不觉循着歌声走去。

歌声是从小学教室里传出来的。李公朴诧异：“现在放寒假，还有学生上课？”

彭真说：“我们在全边区开展了冬学运动，为成年农民扫盲。”

李公朴诧异，战争环境，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还肯识字？共产党也在说漂亮话吧。走进院落，李公朴看到，一院子都是

妇女，边纳鞋底边识字。教课的女子发现有人观看，就布置：“你们再唱两个歌，我过一会儿来。”

女老师随着歌声走出来，虽然她也穿着农村妇女的大襟衣服，却显得与众不同，两个来人顿时愣了，还是李公朴先说：“这位老师……”

彭真认出来了：“张洁清同志！”

李公朴也说：“你是张璧的侄女吧，我见过你。”

听到谈张璧，张洁清顿时低头。李公朴感叹：“张璧不是坏人。李大钊先生遇难时，他想了许多办法营救。若是守常先生还在，张璧不会跟人这样走。”

彭真认真地说：“张洁清同志，我正在找你。我和聂司令反复研究，又请示了中央，毛主席认为张璧可以争取。我们想派你回北平工作……”没想到，张洁清听到这里已经是泪花闪闪！彭真忙问：“你的意见呢？”

张洁清坚决地说：“我再也不回那个封建家庭了！”

彭真和蔼地说：“不是让你走回头路，是让你带他们革命。”

张洁清固执地说：“我弟弟杜文敏、张文松都在边区，你派他们吧！”

彭真又问：“你呢？”

张洁清说：“我们刚来边区就是你上的课，要我们克服学生幻想，克服地下工作的手工业方式，学习搞工农运动。”

李公朴也说：“别说是她了，连我都想留下！”

彭真只得说：“那你先留下，当好教师。”

张洁清却说：“不是我教她们，是她们教我改造思想。”

彭真欣赏地说：“你这个同志很自觉嘛！”

两人走开，李公朴还感叹：“我看，旧家出身的子女若是投身革命，那肯定更加自觉。”

彭真也说：“我们党也正在调整政策，大量吸收不同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

说话间来到场院，只见一群青年民兵正在生龙活虎地练习刺杀。

李公朴看得动容：“我们中国是农业国家，可是，自辛亥革命以来，还没有一个政党能发动农民。”

彭真自信地说：“现在有了。”

李公朴肃然起敬。

今天场院里热闹非凡，老人妇女都来了，孩子们跑来跑去。原来，要竞选村长！

李公朴认为，这可是绝对的新鲜事情。国民党上到总裁下到保长，都没有经过民主选举。而主张政治民主的共产党人，却做到各级政府都要通过民主选举！李公朴问彭真：“村长怎么选举？中国的农村有姓氏、宗族、租佃各种复杂关系……”

彭真说：“核心是保证真正平等的公民权。候选人不要求财产资格，不准地主阶级垄断政权。还打破国民党以户为单位的管理制度，让每个人都有选举权，这样，家长不能剥夺其他家庭成员的民主权利，青年、妇女都直接参加选举，族长制度等封建宗法制度也就没有基础了。”

李公朴忧虑地说：“可是，农民不识字怎么选举？如果委托别人代笔，那直接选举还是落空。”

彭真笑道：“农民有办法……”

这时，选举已经开始。只见场院中间并排站着三个人，一个青年精壮，一个老成憨厚，还有一个居然戴着瓜皮帽，显然是富人。仔细看去，每个人面前还摆着一个大碗。

随着一声“选举开始”，三个候选人向后转。一个青年跳起来，大步上前，从组织者面前的斗中拿起一颗黄豆，走到候选人背后，把黄豆投入青年人背后，又回头，得意地朝大家笑。全场也笑了。

李公朴兴奋地说：“用豆子选举？这可不用识字！”

又一个老人慢慢走过去，拿着豆子，绕到候选人面前，认准人，才回到后面，认真地投下一粒豆子。

李公朴评道：“农民选举还是很认真的嘛！”

一个妇女被大家推上前去，害羞地取个豆子，一溜烟走过，人们甚至都没看见她投给谁。

彭真感叹：“看来群众还是有顾虑，最好能搞无记名投票。”

三人碗里的豆子都见涨……

会场上气氛欢快……

李公朴感叹：“真像过节。”

彭真感叹：“人民期望当家做主啊！”

李公朴感叹：“可爱的民主！”又问，“村以上也这么选？区？县？省？”

彭真恳切地说：“让选民离开家很远去选举不现实。村以上的选举，我们打算采用代表制，但真正平等、民主选举的精神是不变的。”

这时，选举结果出来了。青年当选村长，富人当选村副！李公朴感叹：“国民党搞政治是自上而下，共产党搞政治是自下而上。”

彭真笑道：“自上而下下不来，自下而上上得去！”

重庆官邸，蒋介石听取阎锡山、鹿钟麟汇报。

鹿钟麟紧张地说：“共产党讲平等权利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一人一票，他们会搞群众运动，手里的选票比我们多得多！”

蒋介石恼火地说：“卡尔逊、李公朴从那边回来以后，到处讲共产党的好话。无论如何，华北平原不能交给共产党！共产党的选举不算数！你们山西、河北两省省政府，有权任命各级官员。”

鹿钟麟说：“共产党让吕正操当冀中专员，我把他的专署都给撤消了！”

蒋介石果断地说：“好！山西怎么办？”

阎锡山忧虑：“我们有权，可以从上面任命专员。可是，任命官员、县长、乡长都好办，村长就难了。我们总不能从外面派去个村长吧？”

鹿钟麟讥讽：“您在山西搞的村本政治，被彭真弄到晋察冀边区了吧？”

阎锡山气愤：“村本村本，村乃治国之本。谁拿走村政权，谁就在中国社会生了根！彭真能搞村民选举，你为何不能？”

鹿钟麟忙说：“也不必过分担心。这次基层选举共产党还算公道，没有把我们的人全选掉。再往上选，我们的影响还

会大些。”

蒋介石就说：“那就不必否认他们的选举。共产党不过是靠农民，农民还能进城选举，进城当官？你们两个省主席都要努力，把县参议长、省参议长拿在我们手里！”

蒋介石始终不懂民主的力量。蒋介石的政治逻辑，向来是谁枪杆子多谁掌权，何必搞什么民主选举。可是，没权的共产党虽然枪杆子要少得多，却有群众的支持，枪杆子居然越来越多！这实际是群众用枪杆子选举。枪少的共产党尚且不怕国民党，待到共产党掌权之后，用选票选举，国民党就更不是对手了。河北省参议会选举结束，朱德当选参议长，彭真也以最高票当选平山县参议员。要不是共产党搞三三制，保证民主人士席位，恐怕全得是共产党员当选了。

4. 用担架抬来的新娘

边区机关的驻地晚上一般是寂静的，今天不时传出畅快的笑声。

一间低矮的土房里灯火闪烁，酒宴正酣。为了支援晋察冀边区的敌后战争，中央派遣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从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

自己人到来，彭真和聂荣臻分外高兴。彭真举杯：“一二〇师大部队开进冀中，谁还敢在晋察冀边区欺负八路军？”

贺龙碰杯：“阎锡山、鹿钟麟要是再来摩擦，老子打他娘的！”

彭真一饮而尽：“两位老总身经百战，我们一定在日军的心脏地带打出一块天地！”

豪爽的贺龙喜欢彭真的痛快，又举杯相邀。聂荣臻说：“贺龙同志，你想灌醉我的书记呀？”

贺龙爽快地自己喝：“我哪里敢得罪政委，关向应同志看着我呢！”贺龙亲切地搂住彭真的肩膀，“大个子！痛快人！怎么样，嫂夫人不让兄弟见见？”

彭真顿时沉默。聂荣臻说：“彭真同志现在单身。”

贺龙醉醺醺地说：“这就是你司令不关心人了，男人怎么能没有女人呢？老子干旧军队的时候，哪天晚上——”

关向应一把夺过贺龙的酒杯：“胡子，又胡说！”

贺龙却继续说：“大个子！你的老婆包在兄弟身上，你们这儿有个仙女！”

彭真忙打断：“不准说！”

其实，大家已经心领神会。近来，张洁清调到边区党校学习，尽管她尽量做到生活衣着与大家一样，但这个大家闺秀自然流露出与众不同的风度，惹人注目。彭真多次到党校讲课，不可能不注意。

尽管彭真没有提出什么，组织部却必须考虑党的干部们的婚姻问题。

病卧在床的张洁清，羞涩地对三弟杜文敏说：“有个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组织上介绍我和彭真同志……”

杜文敏是个老党员，在天津地下工作时就接触过彭真，现在就更为了解。杜文敏说：“这个人水平高，没架子，群众威信很高。”

张洁清还是犹豫：“我跟他不熟，年龄又……”

杜文敏果断地说：“你们正好差十岁，不算多。这个人很好，你不要再犹豫了！”

张洁清叹气：“等我病好再说吧……”

边区机关这边，贺龙大声嚷嚷：“大个子！人家张洁清已经同意了，你还不快把她娶回来？”

彭真羞涩地说：“人家还没有表态嘛。”

贺龙武断地说：“没有表态反对就是同意。你快去把新娘子给我接回来，我在这儿给你摆酒！”

聂荣臻笑道：“贺老总，人家病着，你想抢亲啊？”

养病处，张洁清正在闭目休息。

彭真轻轻地进屋，四下看看，悄悄坐到张洁清床边。屋里很静，静得只能听到张洁清的呼吸声。彭真关切地看看张洁清。只见张洁清烧得脸通红，更显美丽。

张洁清突然感到什么，睁开眼睛，发现彭真，立即起身。彭真忙按住她。

张洁清羞涩地说：“我正病着，发高烧。”

彭真亲切地说：“结婚吧，结了婚，我就可以照顾你了。”

张洁清害羞地闭上眼睛，眼角渗出泪水……

院中一张方桌，桌上几盘简单的菜肴。贺龙、聂荣臻、关向应七八人在院里干等着，彭真急得手足无措。

贺龙大喊：“来人！牵我的马去，让新娘子跑步来！”

“来了！来了！”李志玉喊叫着跑回来，众人忙迎上去。

来的是一副担架！杜文敏护送着担架，担架上躺着张洁清。

贺龙喷笑：“坐担架结婚？大个子，你有创造！将来我可

告诉你的孩子！”

众人大笑。彭真情不自禁地说：“胡子，你不准欺负她！”
贺龙瞪眼：“还没结婚就怕老婆了？”

彭真和张洁清结婚后，夫妻生活十分融洽，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彭真还组织改革晋察冀边区各级政权机构，制定组织法、选举法，召开各界宪政促进会。其中许多创造性做法不但与国民党统治区不同，甚至超出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中央决定，派彭真到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时，日军正在对晋察冀边区展开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部队转移，群众逃亡，到处一片忙乱。

尽管婚后经常分开工作，但彭真知道，这次分别的时间将会很长，而妻子不久就要生产了，难能躲过残酷的大扫荡。彭真担忧地对怀孕的妻子说：“敌人这次扫荡非常凶猛，你的身子……”

张洁清也担忧地说：“你也要通过封锁线……”张洁清知道，此前出席七大的晋察冀代表团在通过封锁线的时候遇到日军袭击，代表多数牺牲，丈夫这次率领新的代表团出行，也是险途。

彭真抑制情绪，平和地说：“打仗不怕！宁愿战死，总比进监狱好得多。”

张洁清突有所悟：“你能给我留件东西吗？”彭真不解，张洁清轻轻说：“那只手枪。”

彭真有个战利品手枪，小巧玲珑，张洁清一直很喜欢，但彭真一直不肯让文弱的妻子拿枪。

彭真犹豫：“你的身子，恐怕用不上……”

张洁清坚定地说：“也许用得上。”

望着神色凝重的张洁清，彭真全明白了，妻子这是准备被捕前自杀！彭真不禁说：“你不要……”

张洁清伸手堵住彭真的嘴：“你放心走吧。”

彭真把枪放在张洁清枕头下面，叮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

张洁清捂着肚子，强笑道：“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彭真果断地说：“叫锐吧，锐利的锐。”又一次生离死别，彭真毅然出门。

就是不会打枪，也不能活着落到鬼子手里。张洁清立即从枕头下面拿出手枪，果断地拉枪机，让子弹上膛！

第四章 从延安到东北

通过封锁线的路上，彭真捡了一个孩子；到了延安，又结交了一个怪人萧军。

毛泽东评价：彭真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彭真连作二十多场报告，轰动延安。一直做基层工作的彭真，直接进入中央领导集体。

彭真任东北局书记，率领十万大军出关抢占东北！形势瞬息万变，还要与难处的林彪搭班子……

1. 夫妻分离，两地遇险

黑沉沉的铁路路基，就是大平原上一道高耸的壁垒。日

军在铁路沿线设有重兵，将铁路线变成封锁边区的封锁线。八路军每次通过铁路，都是一次激烈的战斗。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只能听见急促的脚步声。突然，激烈的枪声响起！

带队的王震旅长高喊：“不准恋战，掩护彭真同志撤退！”

王震刚刚滚进壕沟，就被上面掉下的人砸倒，接着，又是几个跟斗骨碌地砸下来！

有人喊：“小心！砸着王旅长啦！”

王震却喊：“都下来都下来，把彭真同志接下来！”

耳边有人说：“王震同志，我下来了。”

王震回头一看，彭真正摔倒在自己身边。王震激动地扑上去：“我也砸你一下！”

彭真伸臂挡住。王震一看，彭真怀里还有一个小女孩，就问：“哪儿来的孩子？”

彭真说：“路上捡的。”

小女孩瞪眼：“我不是路上捡的，是我妈生的！”

王震和彭真都被噎住了。

晋察冀边区的夜晚也是战火四起。

杜文敏押着担架，气喘吁吁地奔跑。后面传来马蹄声，杜文敏指挥担架隐蔽在草丛中。一队日军骑兵飞驰而过，一个骑兵威风凛凛地挥刀斩断一棵小树，小树倒向担架，杜文敏用身体挡住担架上的张洁清。张洁清狠狠盯着敌人，手里紧紧握着彭真留下的手枪。

担架藏入一个山洞，杜文敏在洞口向外观望，只见不远的路边有日军巡逻。杜文敏退回洞内，只见张洁清疼得紧咬

嘴唇。杜文敏急切地说：“姐！再疼也不能喊！外面全是敌人！”

张洁清坚忍地问：“聂司令呢？”

杜文敏说：“军区和北方局机关都跳出包围了。”张洁清还想问什么，杜文敏主动说：“姐夫他们还没有消息。”

张洁清十分担忧……

过路失败，彭真一行退回了一个小村。小院里，李志玉正给小女孩梳头，见王震进来，忙对小女孩说：“小兰，快叫王爷爷。”

小兰看看王震，说：“伯伯！”

王震乐了，摸摸女孩的头：“还是我们女儿乖，看出伯伯还年轻！”

李志玉认真地说：“王旅长，三次过路都遇到敌人，准是有特务。”

王震瞪眼：“特务在哪儿？”李志玉无法回答。

彭真正在屋里捆扎文件，见王震进屋，就说：“这是咱们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汇报，就是我牺牲了，你也要带到延安去。”

王震瞪眼：“你牺牲？死两个王震也不能死一个彭真。只要你听我指挥，我保你过路。”

彭真说：“打仗，当然要听军事指挥员指挥。”

王震叮嘱：“行动的时间、方式，一切由我一个人决定，任何人不准过问。”

彭真笑道：“我这个大个子就交给你了。”

王震又补充：“还有一个条件……”彭真听着，王震严肃

地说，“把那个孩子留下。”见彭真不答，王震又说，“别婆婆妈妈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彭真说：“小兰的母亲已经在反扫荡中牺牲了，小兰的父亲也是七大代表，又在上次过路中牺牲了……”

王震后悔地狠捶自己的脑袋，立即出门。

王震出门，见李志玉正担忧地望着自己，就说：“李志玉，我正式命令你，第一保护彭真同志，第二保护小兰同志。”

李志玉问：“你呢？”

王震出院，留下一句：“往后排！”

李志玉追出去，向王震保证：“出问题你杀我的头！”

王震严厉地说：“你的头值几个钱？出问题先杀我的头！”

暗夜。山洞中的张洁清临产，痛苦地挣扎着。外面又传来枪声，张洁清悄悄从被窝里拿出手枪，指向自己的额头……

暗夜。彭真正在和衣睡觉，王震闯入，一把拉起彭真：“出发！”彭真挺身而起。李志玉抱起熟睡的小兰，紧紧跟随。

山洞里，担架上，张洁清轻松地笑了。杜文敏笨手笨脚地抱着一个婴儿，嘴里嘟囔：“千万别哭，儿子，千万别哭！别把敌人引来！”

外面又响起激烈的枪声！张洁清紧张地说：“快把孩子给我！”枪声越来越近……

晴天，大路。彭真等乘马而行，李志玉马鞍前面还坐着小兰。岔路口，王震向彭真敬礼告别。小兰突然喊：“注意保护王伯伯！”

王震勒转马头：“小兰，你安全了，王伯伯回去就不偷偷摸摸的了。”

小兰天真地问：“你能飞回去？”

王震咬牙切齿：“老子要大摇大摆打回去！”打马飞驰而去。

山洞里。张洁清抱着孩子，紧张地叮嘱：“真是好孩子，你没哭，你没哭……”

杜文敏过来：“咱们的队伍打回来了！”

张洁清激动地喊：“哭吧，小宝贝儿哭吧！”

小婴儿却笑了……

2. 没听过毛泽东这样表扬别人

到达延安以后，彭真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晋察冀边区的全面情况。窑洞里，油灯下，彭真认真汇报：“我们学习主席的做法，把决定各项政策的依据，建立于对各阶层政治动向的分析判断上。我们那里情况特殊，还没有陕甘宁边区这里的优势地位，所以，各阶层的政治态度也在不断变化。”毛泽东十分感兴趣，用茶壶给彭真添水，彭真又说：“战争残酷，带来困难也造成便利。实际生活教育着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是具体的真理，新民主主义政治最适合国情。民主政治的力量最大，连地主都变得开明起来。”

毛泽东激动地起立：“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彭真正在诧异，毛泽东却说：“这么好的报告，不能我毛泽东一个享受，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要来听！”

窑洞前的院落，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全体到齐，听取彭真报告。

彭真说道：“第二个问题汇报政权建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是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国家机器。从基层的保甲制度到警察局等政权组织，都要改换。但我们又不是像过去的政权更替那样以暴易暴，而是设法使政权真正交到人民手里。”

周恩来插话：“国民党也说自己代表人民。”

彭真继续说：“国民党的调子是政权在于民主，治权在于集中。”

刘少奇插话：“民主是空的，集中是实的。”

彭真说：“我们认为，一切只有民主而没有集中的民意机关，只能作为一党专政的装饰品；一切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的政府行政机关，必然滋长官僚主义，甚至走向压迫群众。”

毛泽东插话：“还是你们那里的做法好，无论民意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要搞民主集中制。问题是，你们怎样处理参议会与政府的关系。”彭真回答：“我们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闻起来挺香，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味道。政府有实权，哪里把议会放在眼里！”

朱德插话：“国民党是五权宪法，比美国还多了两权，可是连美国人都说他们不搞民主。”

彭真说：“我们把国家权力集中于民意机关，规定政府机关必须由民意机关选举产生，并向民意机关负责。”

任弼时插话：“你们把政权关系真正理顺了。主席啊，还得请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林老和高岗也来听听吧。”

毛泽东果断地说：“扩大扩大，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室。二十多人围坐两圈，彭真坐在中央汇报：“第三个问题汇报党的建设。过去，我们党长期处于在野党的地位，离开群众就没有饭吃，所以一天不敢脱离群众。如今，我们已经是当权的党。当权，就容易发生强迫命令、家长制、官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种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每一个同志都能清醒的。”

毛泽东感叹：“陕北有个农民说，雷公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

高岗插话：“那是因为我们收粮太多。不该劈主席，还是劈我高岗！”

毛泽东说：“我们哪个都躲不掉！我们搞个党做什么？为人民服务嘛！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哪个做主？晋察冀边区做出了模范。彭真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要让他到处讲，讲遍延安！”毛泽东意犹未尽，“还要整理成书，发到全国所有的根据地！”

就这样，彭真连续七次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全面汇报。人们回忆，在中共的历史上，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从未拿出这么多时间听取一个人的汇报。毛泽东表扬别人，也很少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毛泽东又让彭真向中直、军直、边直机关作报告。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召开边区政府各级干部会议，特意请彭真传授政府管理经验。

掌声中，彭真谦逊地说：“我和大家讨论一下劳动政策问

题。我们那里处于战争环境，工人工资下降，资本家赚钱也难，所以，劳资关系很难调整……”

林伯渠插话：“我们有的同志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当然要支持工人涨工资。”

彭真说：“过高的工资要求，会引起生产萎缩，最终造成工人失业。”

林伯渠又插话：“如果我们总是对工人说工资不能太高……”

彭真说：“工人就会说我们右，偏向资本家。”

底下顿时议论纷纷。林伯渠示意安静：“听听彭真同志的办法。”

彭真说道：“我们的做法，是契约自由。”

底下又开锅了：“契约？”“自由？”

林伯渠解释：“资本家有雇佣劳动力的自由，工人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劳资双方自由选择。这么做，工资过高资本家不干，工资过低工人不干，由劳动契约而不是政府命令来调整劳资关系。”

彭真又说：“自由调整不是放弃政府的责任。我们的任务，是在劳资矛盾的时候，从中调解……”

底下欣然，热烈鼓掌……

田间地头，一群干部席地而坐。彭真讲解农民问题：“我们说说土地问题。抗日战争实际是农民战争，离不开农民的参加和支持；抗日战争又是民族战争，离不开全民族的团结力量。所以，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土地问题，就特别重要，特

别复杂……”

简陋的工厂车间，彭真站在木箱上演讲：“从边区经济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看，今后商品经济的比重还要大大增加……”

延安新市场，供销合作社的院里堆着玉米、布匹等货物。彭真坐在木炭筐上数落：“我们边区的货币品种很多，有国民政府的法币，有山西的晋币，有河北的冀币，有察哈尔的察币，还有杂钞和土票，造成了经济的极大混乱。我们通过发行自己的边币，挤走了其他货币，现在边币的信用甚至比法币还高……”

延安各界轰动了，纷纷请敌后归来的彭真作报告。就这样，彭真全面总结了晋察冀边区建设政权的八个方面的经验，一连讲了二十多场。中央又决定，将彭真报告印发全国。

这晚，彭真正在油灯下写作。一个健壮的汉子推门就进，把一本书重重地敲在桌上：“好你个彭真，我老萧在延安都出不了书，你一来就发行全国。”

彭真拿起一看，正是自己的书——《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

不待彭真解释，那人又说：“是不是老毛向着你啊？”

彭真不明就里：“谁是老毛？”

“老毛就是毛泽东嘛！”毛泽东推门而入，“老彭啊，这位是我的朋友，全国闻名的作家萧军。”

彭真醒悟，赶紧握手：“鲁迅先生赞扬过你的作品！”

萧军冷冷地说：“你看过吗？”

彭真热情地说：“看过，《八月的乡村》。”

萧军顿时亲切：“金钱易得，知音难求！”

毛泽东笑道：“你们倒是一见如故。彭真同志，中央决定，已经到达延安的七大代表先在中央党校学习。”

彭真高兴地说：“我正希望有个学习机会。”

毛泽东打断：“你没有那么便当噢，中央任命你为中央党校教育长。”

彭真惶惑：“这可不行，我的理论水平……”

萧军打断：“你要是不当教育长，那我也不去当教员了！”

彭真无奈：“逼上梁山？”

毛泽东笑道：“此乃革命者成长规律。”

彭真在延安的职责越来越重，还要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成立了“组织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都要彭真参与。陕甘宁边区成立计划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也要彭真参加。彭真成了延安的大忙人，当然不可能再回晋察冀边区，于是，张洁清也辗转来到延安，两人定居在中央党校的窑洞宿舍。

这天，彭真正在窑洞办公，听得外面一阵马蹄声，却不见人进来，彭真一看，贺龙正恭恭敬敬地敲门。

彭真笑道：“你个贺胡子，什么时候斯文起来了？”

贺龙不苟言笑，掏出笔记本摆到桌上：“我说自己文化低，毛大帅让我来找你学习。”

彭真推他出门：“你部下有的是文化教员。”

贺龙瞪眼：“我贺龙又不是小学生，我是向高级教授学哲学！”

彭真也瞪眼：“向高级教授学哲学？我？你还是向毛主席学吧！”

贺龙说：“给毛主席当学生我还差得远，先向你拜师吧！”

彭真说：“我可不够资格。”

贺龙绘声绘色：“你不够谁够？毛大帅说了：彭真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我就没听过他这样表扬别人。”

彭真谦逊地说：“我们一起学习吧。”

3. 中央党校副校长

延安的中央党校群雄汇聚，到达延安的七大代表、中央机关的一批高级干部，都编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亲自兼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彭真主持党校进行改组，延长学制，提高生源水准，重行编制课程，还聘请毛泽东、范文澜、艾思奇等担任教授。消息传出，延安各界青年纷纷报名。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报告，成为整风运动的动员。

延安整风中，中央党校是个重要阵地。各根据地来的高级干部，认真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如：统一了思想，为七大、为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干部准备。彭真还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这天，彭真与张洁清正在党校散步，突然发现贺龙牵马步行，彭真就喊：“贺老总！你来干什么？”

贺龙讪讪地说：“向老师请教嘛。”

彭真诧异：“找老师不是这条路嘛。”

贺龙害羞了。彭真正在纳闷，张洁清附耳说：“我们党校

来了一批漂亮学员，老总常来找薛明……”

彭真笑了，对贺龙说：“今天我没时间，你找别人学吧。”

贺龙如释重负。

当晚，彭真就把薛明叫到自己家中。

校长面前，薛明规规矩矩地坐着，彭真和蔼地问：“有对象了吗？”

薛明恭敬地说：“报告副校长，还没有。”

彭真亲切地问：“要什么条件啊？让张洁清给你介绍一个。”

张洁清还没说话，薛明脱口而出：“不要老干部！”

彭真生气了：“为什么？”薛明不答，彭真连珠炮地说，“还不是嫌弃老干部文化低？小资产阶级怪毛病！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化？闹革命不是文化？打仗不是文化？一个女学生，让贺老总整天骑马来追你。你文化高，你能代替他当司令？”

薛明被训蒙了，张洁清使劲向彭真使眼色，彭真命令式地说：“回去向组织汇报，准备结婚！”

薛明蔫蔫地出门了，张洁清埋怨地看着彭真，彭真却得意地乐了。

不久，贺龙就如愿结婚了。

彭真的另一个朋友却成了延安著名的怪人。

延河的河滩是青年人散步谈情的地方，萧军却在河滩上搭了一顶帐篷，架锅烧饭，第得许多人围观。

张洁清悄悄过去问：“您这是？”

萧军高声大噪地说：“你老公那个党校不是学校，是官僚机器！我萧军做什么还要向小官吏汇报？我不吃你共产党的粮行不行？”

见这里嚷嚷，围观的人更多了，张洁清慌忙走开。

党校的整风，不免涉及许多人。一些中央领导的夫人也在这里检查思想、交待历史。江青从毛主席家里搬来一张办公桌，独自看书，颇有鹤立鸡群的架式。从白区来的叶群说自己在天津就加入了共产党，可是，曾在天津与她一起参与民先队活动的同志却不记得叶群怎么入党。于是，叶群在审干中情绪相当大。

中社部部长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之后，全延安各机关的审干锄奸运动就急剧升温了。

这天，小兰哭哭啼啼地找到彭真：“彭伯伯，他们要抢救我！”

彭真诧异：“抢救你？锄奸运动搞到你这个烈士女儿头上？”

小兰说：“我在学校办的墙报叫百合花，他们说呼应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说我从白区来，肯定是特务！”

彭真恼火：“世界上有十二岁的特务吗？”

张洁清回来了：“韦君宜也被抢救了，说她和杨述都是特务。”

彭真气愤：“他们要是特务，我在北平早就被捕了，还能到延安来？”

张洁清说：“萧军给领导提意见，被取消干部待遇了。”

彭真吃惊：“再有问题也不能砸人家饭碗呀？”

张洁清说：“康生同志说了，用尽一切办法，逼迫失足者坦白。”

彭真沉默不语……

彭真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整风发展到审干是正确的，可是，康生同志怎么把审干变成了抢救运动？许多做法，明显背离了党的一贯政策。逼着人家承认是特务，承认以后就得交代同伙，越扯越多，许多白区来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了特务。”

毛泽东说：“这就叫‘逼、供、信’，公安保卫工作的致命伤。过去苏区肃反就有这种教训，现在必须立即纠正。”

彭真诚恳地说：“整风是从党校开始的，抢救运动党校也有份，我建议，纠正错误，由我在党校检讨。”

毛泽东深思着……

此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已经看到抢救运动的问题。周恩来、任弼时、李克农等同志，也向中央提出了抢救运动的问题。

中央党校大礼堂，门楣上是毛泽东的题字：实事求是。这是彭真特意请毛泽东题写的校训。学员毕业大会上，毛泽东高声说：“同学们就要毕业上前方了，可是，一个包袱还背在背上，无法轻装上阵啊！我代表中央，正式宣布：抢救运动扩大化了！”全场肃静，人们一时反应不过来。

毛泽东摘下帽子：“我是中央负责人，向大家检讨！”毛泽东深深鞠躬。

全场沉寂片刻，突然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直起腰来，掌声更热烈了；毛泽东赶紧又鞠躬，掌声稍歇，毛泽东刚刚直腰，掌声又热烈起来，毛泽东立即又鞠躬！

彭真摇手示意大家不要鼓掌，掌声停歇，毛泽东这才直腰，戴上帽子。

彭真高声说：“我请示毛主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是什么？毛主席回答：应该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大家看看，今天我们礼堂的标语是什么？”

大家望去，只见主席台两旁的标语，一边是“实事求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另一边是“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全场再次响起热烈掌声。

延河河滩上的帐篷也不见了，惟有锅台石头还经受着水流的冲刷。

彭真与萧军并肩练习武术，这是两人的共同爱好。萧军说：“国民党蒋介石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可共产党却如此坦荡，我萧军也要入党。”

彭真斟酌着，诚恳地说：“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严格纪律的政党。每一个党员，从中央主席到普通党员，都要加入一个基层组织工作。”彭真直视萧军的眼睛，“你能够服从基层领导吗？这个领导人也许没有很高的水平。”

萧军吭哧了：“我这人只认朋友，不认上级……”

彭真说：“我们整风，是因为有些党员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却没有入党。”

萧军醒悟：“我是思想上要求入党，组织上却难以入党？”

彭真严肃地说：“中国共产党，需要真真正正的党员。”

就这样，萧军没有入党。可是，萧军却以自己独立的眼光，时刻观察着。

在党校的演讲中，林彪说：“同学们，马恩列斯的理论很深，学习起来很困难。我有一个捷径，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这比啃书本有效得多……”

彭真却说：“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不是要学习他说了什么话，而是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

两个讲演，都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可是萧军却能听出其间的微妙区别。一个讲“听话”，像孩子对家长，一个讲“学习”，是学生对老师。

抢救运动的错误被及时制止，中央又部署进行甄别工作。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也有了进步。党校自己组织的烧炭队收获很大，自己组织的话剧团颇受欢迎。春节，党校上演自己创作的评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彭真特意请毛泽东到场观看。毛泽东看后十分兴奋，当晚给彭真写信，称赞这种做法使得“旧剧开了新生面”。

1944年，彭真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城市工作部部长、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真做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报告。七大，彭真当选为44个中央委员之一、13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

4. 东北重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延安一片喜庆。

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呼唤和平，蒋介石也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毛泽东与周恩来去重庆谈判，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留守延安。毛泽东提出，要准备自己和周恩来两个回不来，中央书记处应该增补两人，补足五人。于是，中央决定：陈云、彭真二同志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美国飞机去重庆。

9月14日，又一架飞机不经预告来了延安。

从这架飞机上下来的是冀热辽部队副司令员曾克林和苏军驻沈阳代表。苏军出兵进攻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特意邀请中共派人接管东北地方政权。

中央书记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听取来人汇报。

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东北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要地。只要有了东北，全国就有希望。毛泽东还布置彭真，晋察冀边区开辟的冀热辽根据地邻近山海关，要预先布好棋子，随时准备出动。

现在是以最快速度抢占东北的时机，中央书记处当即决定：按原计划由彭真担任东北局书记，立即率领十万大军出关，抢占东北！为了工作方便，还任命彭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首次授衔。

苏联飞机返航了，机舱里面是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曾克林、段子俊等六人。颠簸中，曾克林兴奋地汇报：

“最先出关的是我冀热辽部队，老底子是彭真同志领导的冀东暴动，司令员是冀东地下党的老领导李运昌。”

彭真严肃地说：“这次中央从山东、山西、晋察冀、陕甘宁、苏北各根据地调兵，各部队之间要注意团结。你们先到，要在装备上支援新到的部队。”

曾克林还是兴奋：“陈云同志，你会俄语吧？苏军语言不通，社情不熟，请我给他当沈阳卫戍副司令。”

陈云冷静地问：“国民党同意吗？”

曾克林得意地说：“整个东北，就没有国民党一兵一卒，谁让他们不敢上敌后抗日！我们到东北不愁扩军，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多得用不完。”

被中央任命为参谋长的伍修权兴奋地问：“我们能拿到手吗？”

负责财政的叶季壮问：“听说日本人留下的仓库里，大米白面汽油棉衣应有尽有？”

负责无线电通讯的段子俊问：“有没有中央奇缺的无线电器材呢？”

这时，前舱来了一个苏军军官，通知什么。伍修权翻译：“机场毁坏，飞机准备迫降。”

大家登时紧张起来，各自抓住把手。

飞机迅速下降，剧烈颠簸，突然竖起，机舱里的人们都跌倒了！

彭真从人堆里面钻出来，立即点名：“陈云同志！”无人回答，彭真又喊：“叶季壮同志！”

“在这儿！”伍修权、曾克林正从汽油桶下营救叶季壮。

到处找不到陈云，彭真到机舱口大喊：“陈云！陈云！”
草丛中，被甩出机舱的陈云艰难地站了起来。

飞机迫降之后，彭真一行乘车到达沈阳。驻扎沈阳的苏军积极支持中共派人接管，彭真此刻最着急的是手头缺人，建议中央下大决心调干部来。

延安的中共中央也认为东北的接管至关重要，通知彭真迅速扩充三十万大军，通知正在赶赴山东解放区的林彪立即转进东北。

重庆的蒋介石也非常重视东北，只是鞭长莫及，恳求美国派军舰运送国民党部队到秦皇岛登陆，抢占东北。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示东北局，坚决堵住山海关大门，在各城市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独霸东北”！

东北地盘大，情况复杂，形势堪称瞬息万变。彭真领导东北局迅速打开局面，各处调人调兵，抢先接管了东北大部地区，还组织调运了无线电等装备运往关内解放区，动员了二十万工人参军。还特别注重在接管地区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开展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力图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沈阳博物馆的东北局驻地一片忙碌。一个青年战士捧着一部设备进来：“彭政委，收音机来了！”

彭真看看设备：“这是电台，立即送给部队。”

战士说：“日军仓库里面电台多得很，您不是急着听延安的广播吗？”

彭真示意留下。伍修权进来报告：“林彪司令员到达沈阳郊区。”

彭真兴奋地说：“林彪同志来了？太好了，东北这么多部队，正要他指挥打大仗！伍修权同志，你快去接林彪司令员来开会！”

沈阳郊区的小镇警卫森严。林彪冷淡地问伍修权：“东北局都有谁？”

伍修权汇报：“陈云副书记去西满开展工作，张闻天副书记尚未到达。”

林彪问：“高岗呢？”

伍修权说：“也还没到。彭真政委请司令员去沈阳指挥。”

林彪沉吟，伍修权等着。许久，林彪才说：“你先走吧。”

伍修权无奈地敬礼告别。军队惯例是司令员、政委同工作同驻地，可林彪这人脾气很怪，总是不愿跟政委在一起。

共产党在东北先行一步，蒋介石急了，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出访苏联，争取斯大林的支持。蒋经国又以中国政府驻东北稽查特派员的身份，飞抵沈阳。蒋经国提出，接收东北，苏联政府必须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向政府移交。

于是，中共的地位就相当尴尬了。

彭真、伍修权匆匆来到沈阳卫戍司令部，这是苏军方面罕有的邀请。进入东北以来，苏军的态度也不时变化，一会儿说提供武器，一会儿又不肯交付，弄得关内调来的中共部队缺乏武器弹药。

苏军少将面无表情地说：“我奉命通知贵方，东北地域将由中国政府接管，共产党所有部队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撤出沈阳。”

彭真听着伍修权的翻译，抑制情绪，冷静地说：“我们都

是共产党，你们怎么能偏向国民党呢？”

苏军少将冷淡地说：“这是外交问题，由莫斯科决策。你们必须立即执行。”

伍修权耐不住了：“那也不能让我们上万人马一天就走啊？”

苏军少将高傲地说：“你是军人吗？不懂得执行命令吗？”

伍修权火了：“我凭什么执行你的命令？你是少将，我也是少将，彭真同志还是中将呢！”

苏军少将鄙夷地看着二人，伍修权发现自己和彭真连个军衔都没有。

彭真严肃地说：“我们两个都是共产党中央任命的将领。你代表苏方通知我们的决定，我们必须请示我党中央才能决定。”

苏军少将高傲地说：“我们的决定不需要请示任何人，你们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撤出。”

伍修权生气了：“我们不撤！”

苏军少将威胁：“我用坦克赶你们走！”

彭真怒不可遏：“我告诉你，共产党人可以被坦克压碎，却绝不会被压扁！”

从大局出发，中共还是决定撤出沈阳。国民党军却得寸进尺，大举向东北全境进军。于是，东北大地展开了激战。

四平城是沈阳通往长春的要地，毛泽东决定，为了配合和平谈判，要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中央打算将来以长春为首都。

全城炮火猛烈。城外的指挥所里，林彪对着电话坚决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四平！”

放下电话，林彪却显得相当苦闷。东北的部队是从关内各地调来的，组建仓促，训练不足，而对手却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很强。

东北局的驻地在小镇梅河口。第一政委彭真与第二政委罗荣桓正在地图前商讨，第一参谋长伍修权跑入：“毛主席电报，要求我们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罗荣桓思忖着：“林总打仗不喜欢硬拼……”

彭真布置：“立即调集各地部队支援四平，保障林总作战的一切需要！”

四平战役十分紧急，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与彭真、林彪两处电报联系。战事繁忙之中，林彪却两次向中央提出，鉴于罗荣桓身体不好，建议由高岗接替罗荣桓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并担任东北局副书记。

临阵换将？林彪有何深意？后来，四平作战失利，东北局大步撤退到哈尔滨，林彪又明确向中央提出集中领导的意见。

大战在即，中共中央决定：目前东北形势严峻，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改任副书记兼副政委。

有人悄悄问警卫副官李志玉：“现在是不是换林总当一把手了？你们首长的官儿降了？”

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李志玉一直跟随彭真，亲身感受自己的首长从来不计个人地位。东北部队大发展，许多人劝

李志玉到部队去提升职务，但李志玉不要官儿，就乐意跟着彭真。

李志玉反感地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什么官儿不官儿的！”

说是这样说，李志玉还是担忧自己的首长。可是当他推开彭真办公室的门——彭真正趴在地上，背上驮着小女儿彦彦当大马！

先前都是儿子，现在又有了女儿，彭真格外疼爱彦彦。彭真问：“彦彦，你怎么从延安来东北的？”

彦彦说：“骑马。”

彭真问：“你会骑吗？”

彦彦一个跟斗滚下来：“我摔下来啦！”

彭真慌忙抱住：“没摔坏吧？”

彦彦又跳到爸爸身上：“李志玉叔叔把我拉起来的！”

李志玉热泪盈眶。从延安到东北，大人艰苦，三岁的彦彦就更艰苦。一路之上，彦彦都只能独自窝在马驮子里颠簸。敌机袭击乘马受惊，彦彦坠落在马蹄下面，危急时分，幸亏李志玉及时赶到，一把把彦彦拉了起来。没想到，小彦彦把一次生死经历说得这么好玩儿。

“彭真同志呢？”萧军高声大嗓地来了。彭真急忙出迎，又把彦彦交给李志玉，彦彦不情愿地看着爸爸把门关上。

萧军爽直地说：“你老兄赤手空拳来东北，九个月打开局面，创建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大片根据地，发展三十万大军，林彪凭什么取而代之？”

彭真诚恳地说：“林总会打仗。”

萧军不服：“你彭真还会建设呢！说实话，要是你老彭不管事了，我也走！”

彭真说：“老毛病不改，还是没有组织观念。”

萧军起身：“好！我服从组织，还是去当贵党委派的文化官员。”

萧军不得不佩服这个彭真。职务调整之后，彭真依然任劳任怨地工作，特别抓好城市建设，将共产党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哈尔滨治理得井井有条。彭真还安排日本技术人员去新组建的航空学校，把日本人留下的飞机修好，为解放军培训自己的空军飞行员。萧军感叹，这个彭真事事不计个人恩怨，真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不枉起名为“真”！

1947年初，东北进入一个战线比较固定的时期，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又调彭真去中央工作。

五月上旬，彭真一行带着东北局送给中央的三十个箱子的物资，远征关内。路途遥远，沿途还详尽调查土改情况，彭真要把女儿留在东北，但李志玉不干，彦彦小的时候能够带来，现在大些了为什么不能带去？张洁清到东北后又生了一个小女儿，就留给了没有孩子的东北局社会部长陈龙、海宇夫妇。

彭真此行的目的地，是十分熟悉的河北。

此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前委已经渡过黄河。河北平山的小村西柏坡，即将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部。

彭真即将面对新的任务……

作者后记

彭真在辞职退位的时候讲道：如果要谈个人感受的话，我还是两句老话：一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两条定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就会比较安定。即使我们这些人都走了，国家也会继续走向民主与法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两句话，堪称一个中国法制家的历史交待，一个中国政治家的政治遗言。

彭真 1902 年出生，1923 年入党，1997 年去世，七十余载革命生涯与党和国家共生，95 年高寿与二十世纪同龄。如此人生，史家罕见。

参与长篇电视连续剧《彭真》的编剧，作者得以接触大量珍贵资料，更为难得的是直接采访彭真的亲属、故旧、同事、身边工作人员近百人。本篇是电视剧的文字稿，由于本人的认识程度有限，如与电视剧《彭真》内容有出入，以电视剧《彭真》为准。并就此感谢支持、帮助、提供史实的领导同志。归根到底，这也是一部集体的创作。